

旅途



著行 印 店 書 華 若大

# 途 旅

田間文藝創作之一  
著 愚 若

# 自序

「田間文藝」這四個字在我的意識裏似乎還不夠解釋得很詳細，反正這本書是代表田間生活底一部份就是吧。

在寫這幾篇的時候，實在是周圍荆棘，苦難，繁悶的氣氛把我極格着，用力的呼吸與掙扎也透不過一口氣來。雖然又筆是不停地在紙上揮動着，可是流露在白紙上的還有辭不達意的地方，幸而這些東西是有已在報章刊物上用過的，不然我就沒有勇氣讓這拙劣的孩子見世了。雖說是懂得的「士俗」「稚幼」「倔強」，然而他並不怕暴風雨的襲擊，仍是抱着學習底態度來叩醒世俗的門。盼望文壇的先進老輩們賜與深深的指斥，使他盡量的琢磨，在薄情的人世間長成堅毅不拔的有為青年。

這個著名的取題，絕不是因某篇的質量如何而定。「旅途」這兩個字我最喜歡就是了，在寫這篇時心情的最興奮的，如像吃了興奮劑的藥品，一切平淡暗膜的生涯都置之度外，幾乎使我忘食，雖然在漢方面不盡然的美文包含義是至深的，「它」是在民族神聖抗戰烽火中長成，「它」對於民族史上的轉捩點負有出奇的一部份，所以我用以代表書名。這並不是說其他幾篇沒有意義，如像「一個脆弱底靈魂」「浪迹」「犯罪」可不是同一意思的兩面。借有「竹林園」這篇在初稿的時候，心際是如何在激盪着，不

知是什麼驅使着我的激奮，連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總之「她」的父母親太頑固而作成的孽啊！在寫「車夫」「安葬」的時候，確是一點也笑不起來。

若愚四，四，一九四八。於滄

# 目錄

一顆脆弱底靈魂	(一)
浪迹	(三一)
旅途	(三五)
車夫	(一五)
犯罪	(一八)
安息	(三〇)
竹林園	(三四)

# 一顆脆弱的靈魂

「老么，快去呀！把老老急死囉！」

一個年紀已是六十來往的老農黃發榮，正在那滿田清活活的田坎邊上站着。腦壳上的頭髮差不多全都白了，臉頰底編紋看來不說就知道他是自幼兒生長在鄉間的孩子。菜黃的膚色，不知道是過份的健康？還是有黃腫病。手裏攥着一把鋤頭，打着赤腳，褲腳管捲到膝蓋骨上，一件千巴萬補的深灰色汗衣披在背上，肩頭還露出兩塊肉來。太陽熱刺刺的釘在背上，他草帽也沒有戴一頂。田水被微風吹拂，掀起一盞盞紋，吹得褲管摺成了使輪廓似的，倒還覺得一陣涼爽。石板路也被強烈的陽光熱燙了，他怕太陽的衰老的眼睛用一手掌遮蓋在額上，睜着眼皮向那邊的那個青年小夥子呼喊著。

正是立夏小滿插秧的時候，眼望去上壩下壩的水田裏，差不多都有人排成斜線形很整齊的躬着背在把手裏的秧苗插下田地去，可是黃發榮還沒有打倒主意，眼看到上下壩的田都在這批雨後都插得空完了，自己想一想又不得不趁這個時把秧子插下去。老主人又很兇！去年秋收後大管事來收租子，就講不給我做了。哼！我才不幹啊！老板娘前場來趕場向我說：「莫關係，只要你肯幾個長年月活就對囉，但是租穀不要少一升才

對啊！」

黃發榮，越想越漸冒火，這幾天翻坎一過，太陽天天出起，田頭又要起無數又大又深的奔口囉！一邊氣忿忿地把水放在田裏，一邊默默盤算着：「等秧師們把其他的秧子插完，請來搞他媽幾天不是就對了嗎！」

上下壩的秧師們在燒頭排煙了，黃發榮把水弄好之后又要趕快回去準備插秧的伙食。一搖一擺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溝這邊一個大喉囉在唱着非常動聽的山歌！

啊！太陽暗出來啊——紅又暗紅啊——

哪！么妹子在家頭——快燒暗鍋啊——

暗！插了一彎來喇——又一暗彎啊——

哦！上糧捐款來喇——出不啊完暗——

嘿！老子的背來喇——痛得暗暗啊——

老子的背來喇——痛得暗暗——（合唱）

溝那邊的秧師們也隨着唱一個過來對起：

啊！南風吹來暗——涼又暗涼啊——

暗！從早到晚來——都在忙暗暗——

啊！忙來忙去喇——忙個暗暗暗——

啊！忙的是來喇——要上暗糧啊——

啊！一年到頭啊——人漸啊少暗——

呀！那壯丁拉來——要弄啊光暗——

那壯丁抽來——要弄暗光啊——（合唱）

這忙碌不停的黃發榮，聽到這悠揚婉轉的山歌，那字句一個個的打在他的心弦上，似春雷般地重擊他的心胸上，他身子在抖擻，脚步也沒有勁了，忽兒從他家方面傳來一首山歌——這是他兒子老么唱的：

啊！那鷓鴣公叫牛哪——過多暗過啊——

呀！那長年老子嗚——沒奈何何暗——

嗚！那雀子兒在田——無法暗插啊——

嗚！那趕不到水來——又唧唧咯啊——

唉！想起當年來啊——哥哥們在暗——

嗚！那有今天來嗚——受折啊磨暗——

呀！那壯丁抽來嗚——不停啊妥暗——

唉！那抽了二哥來——又抽四哥啊——

啊！那得力人來嗚——都拉暗盡啊——

唉！留下爺兒來嗚——唧咯來活暗——



黃發榮蹣跚了這一頓，倒下去，老淚縱橫。枕有勁頭桿，彎腰備僕睡在地上。這是他的平老刀裝，筋骨疲憊嗎？不是。啊！那一首老么唱的山歌正是內心傷痕遺物，他的年紀老了，離歸土的日子不遠了，可是他過去還有一個五世同堂的美夢——他有五個兒子。那時死在九泉也是心甘的。不幸的老三去修馬路被爆炸藥傷死了，老大三十四歲短命死了，老二被拉壯了去打他媽臊子仗，一年到頭鬼戰火打不完，苛捐雜稅比他媽一天重一天，保長隔不到兩天又要敲一次竹槓。逢年過節還要與鄉長送禮，上街吃茶時也要先把茶錢開下去。鄉公所的老丁來家下又要特別磨豆花招待，兒子當兵去了還要出苛捐雜稅，保長每次派款子，我也沒有同他扯過經（嚙嚙）每次派時說錢沒有就在何三娘那邊去借來出，保長家裏來回說借借具，只要找有的，沒有說不信。反正我都有都是盡量借給他們，爲的他們公事人手頭有權有勢。以後該可以在我的老四名下留個情面，不再抽去富壯了。那曉得這狐羣狗黨的傢伙，他們的公事人就是沒有良心的雜種，人家說：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媽的趙大清家裏八九弟兄一個都沒有去，費保長也是六打六弟兄，半個都不去，單單弄得老骨頭把命根根都去掉，老子才兩個得刀的就抽他媽一乾二淨。唉！老骨頭哪咯活啊！

他的內心像針刺一般，針針刺在他這苦口心坎上，老四的一個兒子是他最心痛的一個，剛要爲他娶媳的前半年，一個秋風寒的晚上，吃個晚飯睡覺時，就被生龍活虎地拉去了。五年囉！唉！五年囉，在老弱的心板上深深刻着永不可磨滅的印痕，不禁油然而

生起。

秋陽火辣辣的熱在大地上，這是進洩的天氣。田野處處都是劈劈迫迫的撻穀子的聲音。幾隻頑皮的狗子在焦乾的穀田裏翻滾覆去的爲主人們的豐收而打着滾。捲着兩個鬚兒在頭頂上的小孩子們，圍着籬筐旁邊捉油蚱蜢玩，一方面代看着天上的麻雀不準飛來吃穀子。撻過了穀子的田壩上都放一羣家雞在那裏自由自在找吃着抖掉在田裏的穀子。農夫們沒不臉上堆着歡欣的笑容。田坎上奔不絕的都是挑送着穀子回家去晒，有的就在田壩上平一塊地出來趕太陽好晒先穀。

劈劈迫迫……

穀桿隨風飄蕩着，穀子一出一單的寬味味的又肥又胖。黃發榮心裏，格外的喜悅，今年的莊稼真不錯，得力天老爺的恩惠。他自覺今年的租子滿不成問題，一年四季很少有這利那快活，他默默地打算着今年秋收後要與那些公事人送禮物去。似乎比他佔在那臭氣薰天的豬屋裏算盤着這回小豬兒下地來要如何的安插家務還重要得多。

黃發榮是個非常誠樸的人。拿趙老板娘的請來說，便算很守本份的，的確他是一個最老好不過的人了；他做趙老板娘的地方，租子每年沒有少過一升的，無論天乾水旱，都是很舒氣的賬完。就是有點愛嚙嚙，有一次一點指甲虎犬一點事都去向趙老板娘談半天，老板還打他一個頭子，（罵一次）。拿公事的請來說，他就是一個很守規矩的人；保甲長都說他很對，每次款子都出齊了。鄉里的人都稱他是愛爲人幫忙的人，不管那一

家有喜事或喪事，他總要叫兒子們一齊去幫忙，他專頗爲鄉中公益事出力，唯一的遺憾是與公事人沒有粘親掛戚，其實他對公事人的叩其暗補也是很不少的。但他的兒子是一點書也沒有讀過，他硬是偏用大一個一字都不認識，這種情形下公事人對他就只有另外一種手段了。黃二娘（老婆）還算很賢慧的老婆，對他從沒有一件事情不願從，她抱着清白傳家的家規，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公事人搞不攏以外，其他都使他很如意。

二

天空裏繁星點點，晚風吹拂在臉上是多麼的自在啊！滿屋子都是土香和穀香。黃發榮在和他的老西，么兒坐在南瓜棚下，歇涼，蟋蟀在棚上唧唧地叫着，他怡然的口裏含着一根蘸白銅嘴子的長煙竿子，那竿子是滿清首頭的祖傳，可以杖路，是一舉兩便的事，他除心情快樂以外是不會拿來抽的。么兒正向他打着扇，吐了一口煙子訓話似的向兩個兒子擺談着！

「今年的秋收倒還不錯，就是人手少了一點，唉！」當他長嘆一聲時，話題也便隨之而改變了，他說：「老三，么兒，你們到在夢裏面過活呵！自從你二哥去當壯丁後，家務就常時不順，我也沒有真正快活過一天，你們想想我也是五十八九的人了，你們大大（母親）也不經世的人，若是你二哥不抽去了，老者現在到在享福囉，上山活路有他

去做，料理家務有二嫂，不是囉么兒已請了兩年雞婆學（私學）寫得來非紙墨，也召得別人笑嘛。唉！一場空夢啊！」說着把煙管在嘴皮上重重噙着。

「爺爺，不是囉明天你不上山去了嘛！上山去還是沒有好多活路，在家裏設貼下（整理）也是很好的。」老四在詞情的安慰着父親。

「唉！莫關係，我上山去總要幫你們做一點活路吧！」

「爺爺，真的你年紀去囉，就在家裏做點輕巧活路嘛。」老么扇子有精沒神的搖着，天真而活潑的嘴唇慢慢地抖吐出兩句話來。

「唉！你們不曉得呀，而今的世道大改變囉，人心不古囉，要是我在家裏不出去上山做活路，別人就說我在享福，公事人也要多派款子呀……」

灶房裏點着一盞菜油燈。灶頭上狼藉的擺着瓜瓢，刷把、鏟子和共桌帕等。一隻全黑貓在暗暗的灶角上露出兩顆圓圓的眼珠來。狗子也在柴角裏睡得很熟的捲成一團。老婆在灶門前正趕補着老四的白汗衣。

父子們息涼快到十點鐘光景，老四提着兩把草墩（用草編的圓形椅子），慢吞吞的走進房子。

周旋之後，黃發榮正欲橫下床去，忽聽得屋外面竹林有沙沙的聲音，接着便是「普通普通」的聲音，漸漸的走近了，在他自己的揣想裏一定又是來借傢具的，再不然就是申長來收款子。這些都不是他所預料的。任你三七二十一，倒下床去，把整日的辛勞

忙碌使其輕鬆睡覺吧！

「汪汪汪……」

「普通普通。」的聲音漸漸地走到屋門前來了。狗子咬得越急促。

「開門開門！」聲音如狼似虎的咆哮着。

黃發榮知道是收款的，但聲音却不熟，絕不是李甲長的聲音，心裏暗暗的跳動着，不知啥子鬼事情又發生了。

他知道事情怪了，趕急把老四推在床底下滾進壁壁去，時老么才八歲一點不知世象，輪在床上吁吁地睡着。

老妻在黑暗中摸索爬過來，往黃發榮的房間跑去叫把老四藏起來，氣喘的微音裏叫着：「快！快！不好囉！狗雜種又是來拉壯丁的，」黃發榮抱着老妻，涕泗橫流，無處置身。門外面不停的在吼着：「開門，快！快！」他倆分手，老妻去應門，

「那個」

「各老子你說是那個！」

「兵兵！」兩扇破舊的柴扉，在幾個蠻橫差兵的手下嗚呼了。兩隻三節電的電筒扯電閃一般的在屋子裏晃着。

「軍……軍士 哈，啥子事情啊！」老妻嚇得像老鼠一樣，說話也不成句。

「黃強重籤了，」手頭拿手電筒的班長，把電筒照射在老妻的蒼白死灰色的臉上，

狠狠地說：「快，快把人交出來——」

「沒……沒有在屋頭呀——」

「糊說！」

「當，當真的沒有在屋頭。」

「搜！」班長一聲命令，便將電筒在全屋子找着。

「黃發榮，你的黃強中餓了，趕快把人交出來。」幾個差兵搜進了房圈，見黃發榮站在床邊前，抖擻的身子似乎要倒了。黃強就是老四的一個兒子。

「汪汪汪……」狗不着在咬着。

「老子把你送回王相台去！」差兵把槍口對向狗子，狗子奔躍的退跑幾步。

「黃……黃強沒有回來呀！」黃發榮脆弱的聲音，顯得十分尷尬。

「混蛋！弟兄們跟我找！」

尋找一陣不見，沒有辦法，奉令來捉人，沒有一點結果也不行，於是班長冒火的叫差兵們：

「來呀！把黃發榮吊起來！」差兵們隨着把堂屋的籬繩抽出來，將黃發榮反手捆起來。

「唉呀！軍軍……官，救命吧，他……他老了」老妻仆過那個捆黃發榮的差兵身邊去要求解脫，那差兵脚一拐把老妻摔在地上，枯碎的骨節，似乎受了很重的傷，掙在地

上不能起來，口裏一直哀求着！「救命呀！救命呀！」

老么正從夢中醒來，見父親被捆着，在他稚嫩的心裏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極度的恐嚇使他失掉了知覺，一聲不響地呆坐在床沿上。

「你說不說！你看我這是啥子，我要請你吃一顆！」差兵們把黃發榮吊起來上不接天下不接地，用勁搗城額，口裏吐出白沫泡來，終於沒有哼一口氣。班長手頭捏着一支十八世紀的老連曹槍，指着他說噴道。

「唉——」長嘆一聲之後也沒有降色。

「我在這兒，快把爺放下來吧！」老三深知事情不能逃脫，但父親又是在那樣的受罪，一顆慈悲的心沉重的壓在他的心坎，他急忙從床底下爬出來自己承認了。

「哼！這傢伙，還在這裏，縛起來！」班長紅眉綠眼的盯了一眼，拳頭在空氣裏揮了一個圈子，怒氣的吼着。

「好！把黃發榮放下。」黃發榮爲了自己的兒子，爲了家庭的幸福，爲了一切將來的希望，至死也不說一句話，終於被班長命令解放下來，可是離死也不遠了。

黃強捆着手之後，就嚮向外面走了，「普通普通」的聲音，漸漸地消逝在黑暗裏。

老婆慢慢爬起來，把老么從失神中喚醒過來，再把黃發榮弄在床上然後燒生姜開水來灌活。

第二天，天色澄澈亮，鄉公所門前，犯人似的使用絲繩各四步連繫一個，捆成一長串有十多個的樣子。鄉長在回送丁的差兵們訓話！

「路上千萬要小心，竟可以隨時把火劫公（擊發用的板機）搬起，以防萬一，吃飯解便要一齊動作，……」周圍的哭泣聲響徹四野。

黃發榮從遠遠的鄉村趕來，見鄉公所門前圍有一大羣人在哭泣，自己百感悲傷，在人羣中用力擠進去，「統統」的在鄉長面前叩兩個響頭，悲哀地乞求着。

「鄉長，我的兒呀！鄉長，我的兒呀！救救命吧！就這個得力的兒呀，你把他拉去了，我老骨頭怎辦啊！要把我餓死呀……」

「滾開！」鄉長氣憤的轉身走開了。

「鄉長！老四……去去去……不得呀！」說着將頭又在石板上重擊着。

「把他拉開！真是混帳！國家在打抗戰啦！這是國家要人，不是我愛人的。……」

「鄉鄉……長……還有一些家裏六七弟兄一個都不去的……我家只有一個得力的人呀！」黃發榮跟着鄉長背後可憐萬分的哀求着，但是的確國家到了千鈞一髮，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桂林在日本鬼子的強烈激戰之下，也打爛成遍地瓦礫，斷壁頹垣了，重慶陷於敵人的疲勞轟炸之下，人民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生命財產如何的交代中。大後方的人民百姓也沒有過個一分一秒的安樂日子。

「一串串壯丁在一團喧嘩下，離開了親愛的又母親，暫別了甜蜜的家園，和嬌妻美妾



，唯一痛愛的兒女們。他們用力閉緊眼睛，不願看到周圍的氣氛，使他們不有一絲毫的牽掛，從容地踏上陌生的征途，走在祖國鮮血淋漓的戰線上，用他們赤誠的血，用他們的肉血去築成人類和平的根本，他們去了，他們以犯以的去了，去了。

哭啼的聲音漸漸地沒落在他們背後，慢慢聽不清了，他們真的不顧一切的犧牲去了，他們捲進戰爭的洪爐裏去了。他們懷着一顆熱熱善良的心，他們的確也不希望有戰爭，因為戰爭會使他們受痛苦無比，他們憎恨着戰爭的殘酷，可是無可奈何的，他們要暫時放下維持生命的籬筐扁担，擯棄那黃金的收獲時代，去迎合世界的潮流，戰爭向他們招喚，今天的分離，也許就是明朝的永別。

#### 四

黃發榮自從他最痛愛的老四兒子抽丁去了之後，整日像失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促促不安，極度刺激，使他神志不清了，漸漸變成了瘋子。老妻也癱了，他朝夕都等候着兒子歸路的凱旋道上。

日子是一刻不留情的走他的頭上飛跑過去了，在他也沒有感覺，只有時摸着額上的縐紋似乎又增加了兩條，他的渴分的憂鬱與期望使他不自主的變成了日遊神，走到巷口，跑到河邊，溜到溪澗，爬進山谷，步進岩壁，踏進鬧市，跋過鄉野，……從朝走到晚夜，從夜晚走到黎明，他在尋找，他有期望，他有理想。他內心裏永遠埋葬着一顆渴望

兒子回來的心。

一天，他着一身爛棉襖，頭上包一塊白而代灰的帕子，脚上一隻穿皮鞋，一隻穿着布鞋。歪歪倒倒的走到場伙上。那圈子裏有無數的流氓，衆多的服裝不整的爛丘八，青年和老叟。有的推排九，有的在壓馬鼓，有些打麻將，賣打藥，扯把子，唱猴戲，玩木偶……他看着這五花八們的現象，他捉摸不着是搞啥子的，也許堆子裏面就有他的老四兒子，他用力回想着，回想他四兒穿的是軍衣，也許是軍官衣服了，在懷疑，在癡想，從這個堆子望到那個圈子，從賭場走到戲場，從每個人的頭上慢慢看到脚下，仔細看着過來過去穿流不息的人。他的瘋氣差不多有好多人人都知道，他在這仔細搜尋似的望着別人時，也沒有一個人疑心他是小偷或折濫污的，混雜人叢裏擠過去，又擁過來。在他暈暗的眼睛裏，他忽然看見了，看見了他的四兒黃強，在那賭圈子裏正壓着排九，他高興，他喜笑，他細細的端詳着，除了臉面不會看見之外，背影子活像，左右再看了一遍，之后他開始用手在那人的背上輕輕地拍着，可是那人正賭得有勁，却不會覺察到后面有人在背上拍着。他開始稍加重些指着，更把頭挨攏去喚着：

「老四，老四？」

「何是要錢嗎？」那人真的還算很和善，車轉身來莫名其妙的以為他是要錢。但是他蒼啞的聲音，始終是聽不出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在手裏拿些錢給他。

黃發榮憔悴的臉，眼睛也發腫了，把那人看了又看。結果只掃一盞子的灰，又碰錯

了人。

趕場的市散了，街上的人漸漸地稀疏，趕場的人們又匆匆去了。鴉公叫午也是好幾過了，他信在城外底城門口，望着趕場回家的人們，有的背一背，有的提一籃，有些新結媳婦兒來趕場，打聽得在枝招展，扭扭捏捏。有的兩爺子一路有說有笑，有的的似在賭場裏輸掉了買糧食的錢，一副魚頭爛額的醜態。有的種良賣到好價錢，滿臉堆着不亦樂乎的神氣。他看了，他真的看見了人間的快樂與悲傷，他默想人世的真偽與善惡。他又轉過一個巷子，到了一家他過去常時的茶館，如今便他有些怯懦了。他不敢上棹去叫茶房拿茶來，他知道他的一身都會使茶房輕視的，茶房的生意就是希望有紳士來吃茶，絕不願有窮鬼來上門。的確茶房看見了紳士來吃茶，腳步都格外要跑快一點。他穿到茶爐旁邊，發見了一個不但是端着煎茶，他枯乾起啖的口，抱着盆子喝過不停。

他喝過冷茶后，累了，就地取石便地坐下，坐在牆角下，他沉思着，茶館裏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茶房在那裏休息死了，一點看不到兩隻腳的流動，也不走來干涉他叫滾出去。

「茶房拿茶來？」外面來了一位軍官，穿着黃呢軍衣，外套黃呢大衣，走進來把大衣卸下，半腰掛有一把紅蓋摺扇。（自衛刀）似乎全是爲虛榮而裝璜的一身，一點也不自然，他端着茶房，把軍帽取下放在桌子上，用手帕擦擦着臉上微微的汗珠，面色很

像白面書生，沒有軍人的雄糾糾氣概，無精打采地坐下來。

「呵！茶囉！要幾碗。」茶房在門裏面叫一聲問道。

「你看着有幾個人就拿幾碗好囉！」軍官用拳頭在桌子上輕輕擊兩下，茶房從破窗紙口伸一隻眼睛出來看一看，縮回去趕忙說：「啊！一碗茶囉！」黃發榮心想這位軍官，他一定是從職線上回來的，我的兒子也在前線打仗火問他一下，嗓子時候才回來該可以的。他越想越急，可是困難就是不認識那位軍官是什麼名姓。他起來周旋了好幾個圈子，終於最后的勇氣便是武力，他開始把那蓬頭垢面就憊的身子慢慢移近那軍官棹子而前，將頭接近那軍官的身邊，戰戰兢兢的畏縮的口吻開始問着：

「軍……軍官，你……你！是從從……從職線上回來的嗎，看到我的老……老四黃……黃強沒有。」

軍官看了他一眼，沒有理睬，恐怕是不響他的話，依舊把身子向棹子用嘴將就茶碗喝着。

黃發榮又問着，但始終不取把身子探捕他身邊。

「軍……軍官！你看——我的老四，黃強沒有，」聲音越發恐懼而攪抖，怕的是軍官的那膝上還背有一桿短火。

「你是幹隊的，要錢嗎！」軍官到底是聽不懂他的話，以為他是乞丐，「唔！」

「他是問軍官在前線轉來，看見滿他的兒子沒有，他爲了兒子們都被抽壯了去了而氣瘋囉。」茶房來滲茶時見黃發榮尷尬的樣子，便代他說了幾句清亮的話。

軍官聽了，確知他是一個很可憐的老頭子，自己又是向來在后方軍事機關作附員，從不知道前線是什麼的一回事，但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他。拿起茶碗又放下去，腦子裏盤旋了好久，才想出一句話來：

「你問你的兒子嗎？」

「是……是軍……軍官，你看見我的兒子沒有，老二是黃……黃三呆，老四是黃強

……」

「呵！他們不久就要回來了，打了勝戰就馬上回來的。」

「哈哈……子時候才能算打了勝……勝戰呢？」

「啊！要日本投降了才算是打了勝戰！」

「還有好久呢？」

「快囉！」

黃發榮眼淚汪汪只有等待着日本投降后兒子們回來馬上就可以享福了。

## 五

柳條發芽了，長成茂盛的綠葉，又黃了，枯落下去了，一春又一春的過去。無論街

頭鄉村，只要有黃發榮在的地方，就有一羣小孩子們把他圍成一個圈子與他開玩笑，只要他一開口，大家齊聲笑哈哈的說着：「快囉！」「快囉！」

鄉村上忽然聽得鞭炮聲和歡呼聲交織着鑼鼓的聲音，鬧個不停。

「中華民國萬歲！」

.....

黃發榮不知道是啥子一回事，也跟着人羣的腳踵擠擁着。有獅燈，有龍燈，有彩船，有花燈，有七奇八怪的玩意兒，比鬧元宵還要勝過十幾倍，人們似乎重肩膀上放下千萬斤的重担，像囚籠裏突被解脫出來，蹦蹦跳跳，歡喜得了不得，這一些動態和臉面堆滿歡樂與驕傲的表現，使他潛意識到這就是那年軍官向他說的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國抗戰勝利了。以爲這是摸到幸福的邊緣，連幾天兒子們就要回來了。

這天黃發榮把兒子們的破鞋交與老婆拿在河邊頭去洗乾淨，準備等兒子回來就有穿的。自己把一身整理得很新穎，穿有一件好幾年前賣了一石麥子買布來縫的夾衫，頭上帶一頂那大兒過去結婚用的瓜皮帽，把臉洗了又洗，用臉盆頭的洗臉水照自己蒼老的臉頰，自己覺得恢復了青年時代，穿一雙新毛藍布的鞋子，輕快地在堂屋裏走了兩個圈子，手裏拿着那根長煙管，很高興的走到場口上一家劉婆婆的屋門前去，搬一條板椅，坐着希望着馬路上來行的洋汽車，這是從重慶方面來的車子，他想兒子一定會坐洋車回來的。

「黃二爺，這下子該要享福了，說是勝利了囉，令郎們就要回來了嘛！」戴一副寬邊老光眼鏡的劉婆婆，穿着一件時新的毛藍洋布上衣，下衣是滿清首領的大腳褲管，把眼鏡抽了一抽，仍就倚着她的衣服，細雅的恭賀了兩句。

「啊！劉婆婆，革命嗎還是苦命啊！」黃發榮雖然自己謙虛的回答着，可是劉婆婆的話敲在他的心田裏却是無限的安慰。

黃發榮只要聽有喇叭聲「嗚——嗚——嗚」，趕快就起來張望着，由很遠的一直看到面前，可是車子不停的虎虎地又跑過去了，他望着，望着，一直送到看不見才放心。

在由一輛車子的來往，都要使他十二萬分的注意，目迎目送，光陰在他的期望與興奮中一天一月的過去了，一晃勝利后又是兩年，還是不見一點兒的影子，使他萬分的熱誠期望中，一足陷在破滅的煙雲裏。

## 六

在黃發榮的失望與絕望中，確實帶來了幸福的狂想，黃強回來了，真的回來了。穿着一套軍官衣服，雄糾糾的是進村時來時，也是黃昏時分，黑暗吞嚥了晚霞，村中的人們都分不出彼此的臉面來。黃強急促的三步做成兩步跨，走到大門，見堂屋裏點着一盞要死不活的菜油燈，爺爺在燈下簸穀種，似乎是弟弟的面貌，槍聲之間也成大人了。他不待跨門就喊着父親。

「爺！爺我回來嘔。」

黃發榮聽聲音似乎有些像老四的喉音，可是又有些不像。掉過頭去向大門用深陷了的眼睛看，但總認辨不出是誰來，見身子倒還很魁偉，在燈光亮處看暗處是分不出臉面的，躬着腰幹沒有開腔。

「爺爺！我是老四呀！黃強。」他說着直跨進去。

「娃娃！老四呀！」

「兒呀！」

「四哥呀！」

他們爺兒母子痛苦在一團，方十分鐘許彼此瞪視着沒有什麼可說。別后的情形太長了，父親問道：「你看見二哥沒有？」

「不知道！大約在不久就會回來的。」

「怎麼！快去把灶火燒起，我來弄點飯給你四哥吃。」母親指揮着老么的動作，一面向黃強說：「老四！你這次回來該不會再去吧！自從你走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的淚啊！沒有過個一天安樂的日子……」

「不必弄，我還飽的。」老四推說着，一邊用手阻着老么的去路。

「你擺談下你們打仗的情形吧！」父親恢復了正常的話句，問着。

「爺爺！今晚剛回來，我還要去拜訪下久別了的親戚鄰朋！明天暢談一天吧！」說



着就往外面去了。

家裏把飯弄好，特別炒了一盤鷓鴣蛋，等待兒子去了回來就吃，一家人都沒有睡覺，等得已是午夜的光景還沒有回來。

忽然聽有急促的脚步聲走來，一下把門打開，黃發榮一看是一個老平女人，在黑黢黢的陽光下也看不出是誰來。

那人倉惶的跑進屋子，慌張的喊着清亮語聲：「快，快！把亮吹熄！」黃發榮這才看出是場頭上馬路邊的劉婆婆，他的兒子躲躲閃閃地跟隨在後面。

「啥子事啊！」黃發榮見這種情形，實不解其意，問道。

「你快把亮吹熄！」劉婆婆不待他的回聲，兩步跨過去把亮吹熄了，把兒子捧進灶門前的柴角角去。

「到——到底是啥子事這樣急啊？」黃發榮急問着。

「又——又在拉壯了囉！」劉婆婆粗暴說話也不成聲，用力說出這兩句。

「說——說是打了勝仗囉，哪——唧唧又在抽壯了啊！」

「你——你不曉得呀！現……現在打……打內戰呀！」

「唉呀！我的老大呀！」黃發榮的兒子又抽了去囉，他暈倒在地上了。

「我的兒呀！我的兒呀！」

## 浪迹

太陽還沒有當頂，遠近的山巒上田壩間發出做揚轉的山聲，田頭的秧苗青油油的在微風中縐起無數起伏的波紋。有一些田裏是稀疏的已經種過秧子，秧腳們正在抽三排煙。穿白汗衣的男子和二紅小衣的村姑們有意似的點綴在這萬頃一色的阡陌上，他們雖然不會談情說愛的，可是他（她）們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裏，田間情侶是十分夠味的。

朱金廷穿着一套半新舊的灰棉軍服，面容是黃腫的，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久經風雪的人，臉譜上的痕跡更是可看出他是俄過傲的樣子。

自從開小差離開軍隊以後，沿途乞食求活，這天也算是逃到離家只有兩三天的路程了。雖說是二十七八的小伙子，那怕你是鉄打的身體也是經不起一兩個月的折騰的，他是一個最守本分的鄉下人，自從那平武漢天守時，征壯了兇的時候，被捕捉去了，到現在是五年光景，俗語說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現在才深深的領略到這話的意思。在與敵人作過幾次戰的時候自己也長精靈了，不像從前在家裏時，去趕場也要請人家幫買幫賣，現在可以不用了，啥子都懂得，譬如說伙班長不能管戰鬥列兵囉，機關槍可以連發點放囉，月底就該關餉囉等等都是一些新穎的知識。在他升伙班長的時候，還特別請張班長在酒店裏去帶一杯，表示陞官的慶賀，又請文督幫寫一封信告訴

家裏說已降官了。的確他是有幹勁的人，連上的排長已真懇他做事，一切不亂來，（不偷油偷米）唯一的一點小嗜好就是愛喝酒，除此以外一切都是很正當的行事，有一次他的部下（炊事兵）同一個洗衣服的姑娘大開玩笑，弄她在廚房裏鬧起來，他還打了那部下一排官腔去放出來了。他對於女色更是從不亂來，不論隊伍在前方或后方，總憑着天理良心幹事，一生最遺憾的就是不識一個字，這次開小差實在不是他本人的怕吃苦頭，確是天爺給他的，不巧的事偏要發生：隊伍行軍的時候，炊事班長打前站的晚間渡河，一切炊事和部下們都在黑夜裏被水龍王抓去了，可惜爲什麼不把他抓去：留下一個人可如何回頭見連長呢，這里無法再歸去了，唉！要是沒有方法應付，天亮時隊伍來時又拿啥子出來吃呢？越想越無法，只有另行他路。幸喜臨行的時候，特務長還給他有買小菜的錢，於是一趟就橫起跑，身上的錢數又少，吃飯都成問題，更不敢乘車，只有走路，好容易才跋過千山萬嶺涉過江廣河深才來到這兒。

他眼見人衆在秧田裏手忙足亂的有說有笑有歌唱，而自已呢？仍拖着沉重的腿子，眼睛都望穿了還不見故園的山色。肚子又是餓極了，頭暈眼花幾不能舉步，暫坐在石頭上打盹。這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什麼野果實也沒有，憔悴而惛眩的眼睛用手板遮蓋着陽光強烈的刺射，偏頭四面一瞧，所看見的大村小莊都躲在綠蔭蔭的樹叢林裏，只隱約的看得一點屋角和白粉牆出來，最注目的就是那又高又大的像廟宇一樣高聳立在半山頭

在朱金廷的眼光裏看來世間上最仁慈的人要算是廟子裏的和尚，他們每天都在唸經拜佛普渡衆生。就自己在家時每年的六月六日紫雲寺的燒香會時，總不惜一天的工夫去趕燒香會背一斗把糧食去還愿。「現在我雖然落難了，菩薩該總會有眼睛保佑的。」他在暗暗地把雙手合攏來——

昏覺一陣坐息，太陽已在偏西了，迷忽忽的醒來，冒起胆子向那座廟子走去。廟子在他僕屈氣喘吁吁的爬坡翻坎下，漸漸巍巍的迎面而來了，他把眼屎用衣裳角角揩了一下，從頂上望到脚下一看，喂呀！兩邊還有四大天王，靜悄悄的格外顯得森嚴陰赫，得力觀音菩薩的臉上還堆滿着笑容，使他才神志恢復轉來。

「管他啥子鬼神啊！和尚才是大善師。」自言自語的直往裏邊跨進去，轉了兩個急彎見一塊天井，打掃得乾乾淨淨，一點什麼都沒有，只有幾隻黃鸝停在養魚的缸邊晒翅。沒精打采的又往裏邊走去，又是一天井依然空曠得沒有人跡，中間寥寥的零落有幾張椅子。

穿過中堂，三霄殿，雷神殿，再到玉皇宮，兩邊五百六十個阿羅漢，七奇八怪的，張牙切齒的，陰險相迎的，狼狽斜視的一個個都把他當野蠻人似的盯着。心裏直打起冷噤來。

出天門到后花園內才看見幾個和尚和一些尼姑在太陽下襯着上身捉雀子，趕快退幾步假作沒有看見。聽他（她）們嘻嘻哈哈的笑話若狂，似平在拈雜捉的雀子多，又像是

拚命的聲音響。停了半晌，不好打攪他（她）們的工作。但終於無可奈何，攪拌約墮的身體蹣跚地移向和尚們那裏。他們正拚得有勁也不驚心有人來了，仍是盡力的飽飽地打着他們的齋子牙祭。

「大善師，發個慈悲吧？我……」他眼望着那位年老的和尚哀求着。

「阿彌陀佛！你是怎樣進來的……」大和尚無意的車轉身來，看見他是穿的軍服，面頰黃腫，四肢消瘦。早就知道他是餓了好多天的人了。但不知他是怎樣跑進這樣的後園來。

和尚尼姑們一面吃驚，一面就把道衣披起來。小和尚帶他在灶房裏去燒了幾塊粑粑給他吃後，就此告辭下山。

西方山尖上，血紅的一抹霞陽，縷縷的從雲隙間射散下來，田壩的秧師們也差不多都各自歸去了，只敢童們還得意的騎在牛背上唱一些大真賦有詩意的山歌。遠近的村莊冒出一股一股的炊煙，夜霧漸漸地降下來了，大地景色無形中被什麼魔鬼吞嚙了似的越漸模糊不清。蜿蜒曲折的山徑，無邊的寂靜裏時兒奏一些蛙聲。小橋的流水潺潺的以漸漸出沒在夜的吼聲裏，涼風在號叫，樹枝在「吱吱」的響着，天際由昏暗漸轉為漆黑。電閃扯過接着便是「哄轟！」的雷聲。

「唉！他媽的，老子今晚一備走一夜的，香老子又要落雨！」暗自嘆氣怨天老爺不抽活人，偏要落雨，弄得來又要找個處，要不是當過兵晚上還不會走夜路的，趁着亮閃

向前遙，走了好一陣才發現前面有一盞鬼眨眼的燈火，一棚黑黢黢的像一顆大黃梅樹，再走吧，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哄嚇！」，呼……呼……雨點不着的打在頭上，一陣大，一陣小，在他背心裏不知是汗水浸溼了。還是雨水透過去的，管他三七二十一，前面也只有幾十步就攏了。

朱金廷在千萬的渴望中總算是到得安坊了，那燈火原是一座土地廟門口的天神燈，見方的一空屋子閃電下只看見一呆座的土地菩薩，其餘一樣也沒有，屋角下零落擺着幾塊石頭，備有一床破爛的草連子捲在那兒，下意識到這裏一定是叫化子過去住過的地方，「睡下吧！這兒就是你安息的地方。」衰弱的神經在驅促他倦憊以極的身子，無力地把草連子捲伸展，就地取材把石頭用當作枕頭躺下來。

雷聲霹靂地一塊又一塊走屋頂上推滾過去，翻了幾個身石頭也睡熟了借是睡不着。嬰兒情狀在腦際裏無端地沉壓下來，在胡思亂想。在二十歲的時候與一個鄉下大姑娘發生過一度感情，那時不懂什麼是戀愛只是大家互相善說言談有所表示就是了。又憶起母親的死，那時才八歲，姊姊們哭哭啼啼的自已莫明其妙，老是嗚嗚咽咽的惱恨人生下地來爲什麼又要死去，這一些都使他電影幻燈似的一幕一幕的來，又一幕一幕的過去了。而最難忘的永遠刻劃在脆弱的心板上的，要算那年他遠離故園踏上祖國的征途的事哪。

「老么，起床得囉！早點上山去砍劈一捆柴回來，跟你么娘一路去趕場讓她好幫你賣呀！」朱金廷的父親在牛欄裏餵草，天色剛顯明亮，冬天的瞌睡正好睡的時候，心想在眯一下，那曉得鬼事情弄沒多，父親又在叫了，要是上山砍柴回家遲一點趕不到么娘一路趕場，柴又要少賣一些錢回來又要挨罵，算囉，起去吧！啥子鬼瞌睡弄多啊！於是翻身就下床。

灶門前冷火不煙的，只好打兩瓢冷水把臉隨便擦一下，劈刀在石頭上磨兩下就出門。

「嘩！昨夜的雪好大啊！怪不得今早晨那麼冷！」他背着一個背兜，手裏提着一捲篋條，脚上一雙滿耳子草鞋包上幾層包谷葉還是覺得凍僵了，蹣跚跑兩下，就把精神提起來。

轉彎抹角，穿過廢墟，涉過溪溝，這才到這湯家坡，雜樹叢生分不出理路來，順場地就掃過光來說。

「劈劈迫迫，」只聽見刀聲砍在樹幹上，樹葉的露水冰冷的滴下來，整得一身大汗，手快脚快的幾下腰斷細起來，喜洋洋的背起回家走。

「嘿！你才回來，人家么娘等了好半天。」嫂嫂在廚房裏洗碗，一邊把菜拿出來，給他擺在棹子上。

用過飯，背起柴跟在么娘的屁股后頭走向場上去。

「老公，你的親事準備啥子時候結過來呢？」么娘問道。

「么娘，你才不曉得啊。老父母去年都給我說叫我打主意。唉！天！這個年辰自己都不能吃飽，那裏還談啥子事啊！」

「你好優啊！借點錢哩。簡單點就把事情完了嘛，現目而今荒旱年程，那個又有好講究麼呢！何況大家都又是窮人呢？我勸你設個法子早點把她招過門算囉！」

「我到設法，可是家糧又不取賣呀，借錢嗎又沒有地方抵押，前年向老板佃茶做的

一股莊稼，老板還說要收我們退佃啦，要是爲這事，了賬更是沒法子囉！」

「那囉你又打算啥子時候才結過來呢？早遲總是跑不脫這一關的，我聽說他家就瞧得起你誠實愛幹，吃得苦，雖說你比他家窮一點，但他並不嫌你呀！」

「事到是囉，人善囉被人欺嘛，馬善呀就被人騎啊！甲長派我們的款子還要比你們重！唉！這個日子怎個過得下去啊，要是不打抗戰嗎！我們已鬆活多囉嘛！」

「唉！老公，仗到是要打的啊！要是不打仗時，我們朱金榮（二子）又賺不到弄多錢囉。你想平時時的鹽巴生意，是賺不到錢的，而今打起仗來呀！哼！走一轉生意除盡伙食還要賺過對本哪，就是這兩年來家屋裏才弄順了的。」么娘越說越得意，走兩步又回頭看他一眼。

朱金廷暗暗地沒有開腔。他在想！爲什麼戰火打起我們吃虧遭殃，人家還趁這個機會找錢呢？心想還是跟二子一路去做鹽巴生意不是很好嗎。柴在背上也一點不覺累。路



也走得差不多離城只有里把路了。

米市在火神廟裏，側面就是柴市，噪雜的聲音刺耳地傳到耳朵裏來，心裏覺得這是到了繁華的鬧市了，於是把柴放下來不偶似的站着。

.....

柴總算是得刀么娘的幫忙賣去了，回到家裏又忙着挑糞上山，工作的重担可說是從早到晚沒有空閒過一刻，做活路到不要緊，有時還要挨哥嫂們的罵，說是吃閒飯，其實嫂嫂真是一個狐狸精，一天到晚就在家裏設帖弄弄孩子，餵豬也找他幫抬豬食子，伯伯的年齡可說是不久就入土的人了，而任何事情還非要自己腳手到齊不可，不然稍微不妨，嫂子就要偷家存私方，或是背回娘屋。因而自己更要爭氣，把家務搞好了二天討個好老婆不是也鬆口氣呵！

晚上睡上床就作夢，完全是發財享福，幾時了脫得掉這個苦命的家庭，去尋找自己理想的快樂，就是幫人家做長工，只要有錢有勢的老板，也會從自己增高位置吃得飽，穿得好的。但從來沒有想當官發財，因為當官不是坭古漢可以當得下來的，但總有一天會住場口上那些大瓦房，還有推窗亮閣，再找幾個丫頭在腳下服侍着，那是多麼的享福啊！就不說別的，只要能趕上揚灣頭四老也的那些田園就夠了，少爺們又幸福，在外而讀洋書，坐洋車，開洋飯，住洋房，有時還弄得鄉保長受洋方，一切都是洋貨，甯上蓋些花綠綠的洋花，家裏進出的都是一些穿到長不短的洋服，唉！他們是如何有錢呢

？聽說祖宗三代還不是一個貧鬼窮嗎，就是四老板的爺爺在同治會暴動那些年辰做鹽巴生意走私賺來的錢。

他想昨天趕場么娘不是說她們這兩年做鹽巴生意找了錢嘛，何不如自己也去借點錢來跟着二哥一路去跑幾轉呢。錢越賺得多，慢慢也會同四老板一樣的。

話由他想，事由他做。果然不幾天就得到了父兄們的允許把一對架子竊賣了，用這筆錢一齊拿去跟二哥一齊跑，伯伯再三囑咐二哥要時常照料他身上的錢。

么娘是沒有不願的，他又很老好，路上還可以大家互相照顧東西，比請脚快要妥當得多，況且又不是外人，以后大家賺錢多了就可合股開鹽店。

一早他們兩弟兄就各人肩一根扁挑，笑嘻嘻的走出故鄉的圍門，雖然地上還有一寸多厚的積雪淹蓋着石板路，可是這段走熟的路，踏着「呱嗒呱嗒」的雪聲，一點不感到這是天寒冰凍的季節，他心裏默默的打着算盤，這回要是買三挑嗎就請一個人幫挑，要是只買兩挑就自己個多費點力挑回來也要多省幾個錢，身上帶的是一百五十元，走一轉就可一齊有三百元，再走便六百元，走得幾十轉之后不是啥子事情都解決了麼。

「么弟，你偕沒有出個遠門吧？」朱金榮見他走在后面一聲不響，用一句話來打趣他。

「我就是去趕過場，其餘都在家裏做活路，你怕像你一樣，這個城跑那個城都有熟人……」。

「我倒是要比你跑得快一點，進城是常時，我還要上省呢？」

「嘿！我聽人家說省上有個很兇的衙門，你去不嚇你嗎？」

「我有身份證……」

「身份證是拿來幹啥子的？我身上就沒有，該不會把我弄進衙門去吧？」

「沒有啥來頭，這次我們又不上省去的。」

一路的積雪在冬陽的暖照下也化盡了，山間還是一片銀白色。二人一路擺談也是大  
嚮午。

一家公店子，冷清清的擺一些臭烟肉，滿鍋的豆花還沒有開張過的，在他看來出門人遇着「滯」字是大吉大利的，很爽快的就跨進店子，大吃一頓來說，二人不必爭着開錢，朱金廷因初出茅廬是要先把錢跟下去的，飯后二哥慢慢叫拿一碗冷水來，漱口之后用手帕揩一揩嘴。朱金廷看了，嘿！你還會玩派喃，吃過飯還要喊公師拿一碗冷水來喝。於是自己不能顯得十分俗氣，順便把碗裏的冷水一齊喝來吞了。他一看瞞他一眼，眉毛一眨，把嘴張的頭朝上一仰想作不叫他漱口的樣子，他見了想，沒非還說我喝少了嗎，便趕快再叫公師再拿一碗來，一口不息氣又喝乾了。二哥看見暗裏作嘔笑，「他媽的真是一個鄉巴佬！」但當面在店子裏也不好責備他就走了。

「你的錢灰好沒有，看失掉了啊！」他二哥爲大伯的再三囑咐照顧，最關心的是他身上帶的錢，在這荒野山徑，四下無人煙的地方，要慮自己不小心露出馬腳來，（現

了財帛)給別人看見了錢搶光還不打緊老命也還難保的。

「不，我的票紙一齊裹在褲腰帶上的，風也吹不掉走路我時常摸着在。」他聽着問錢，謹慎的摸一下褲兒帶，一點也沒鬆過，剛才吃飽了飯似乎更緊了一些。

雪後呈現在眼簾的大地，像剃頭匠刮光了一樣，高低的山丘，和水汪汪的冬水田。他在萬物引誘下又想起了：要是我有一冲冲水田嗎也好嘛，你看那是多麼的肥沃，：

.....

山窮水盡又一村，村村陌生地把他們迎來又不懷好意似的把他們送遠了，走的路程不算近，而腳腿子沒有一點酸痛，他殷切地問道：

「二哥，還有多少路才攏得到買鹽巴的地方？」

「你就走夠了嗎！還有兩三天的路程呢！」

他舌頭一伸：「啊！借沒有走到一半的路嗎，今晚上打算宿那裏喃？」

「要是走到沙灣兒還早，就宿福祿場，明晨一早起來走到西壩才開始早飯。」

又走了幾灣幾坳，看看天色也不早了，曉來投宿福祿場，么帥很能體諒出門人，一攏棧房就打來一桶熱騰騰的水給他們擦洗，宵夜後安逸的睡過去。

早晨掀開被蓋又踏上風塵的旅道，太陽上升一竹竿高的樣子，已達西壩橫渡到竹根灘。大街上五花八門輝煌觸目的東西，使他苦了一雙眼睛，真是實在應接不暇。

大大套套的馬蹄擺在眼前，任你腳步拖得再長，走起來似乎沒有走多遠，路旁的甘

蔗，看着又不敢吃，口裏只一股股的青口水流出來。津車不時又嚙嚙的輾過來一架，真是莫名其妙，這樣大的東西在馬路上自己跑得風快，又不受人拖拉。大概四老板的大老爺那些年在外面唸洋書坐的就是這號洋車了。

喘喘的來到一棵黃桷樹下，見有幾個兵一爺在那兒，格外有兩個背槍的守望着，本想在那裏休息一下吃點東西，那知還沒有走到，軍人站衛的就吼着：「站着，不要動！」說這是搶人的嗎？大馬路邊上也不會發生這些意外事，看那裏還雜七雜八的擺着一些簍簍和木箱。他們胆怯着，兩足直是攣抖，不知到底是啥子事情錯了。回頭要跑，誰曉得後面還有幾個軍人背着槍，槍口朝對着一動也不動。

「你們是幹啥的！」軍人狠狠的盯着走將過來。

「我……我……我是做生意的人呀！」

「好！跟我來去見運長！」

「你們是幹嗎的！」弄到大樹下，一個黑油油的軍官考問。

「我……」朱金榮答着。

「有沒有身份證！」

「有。」朱金榮說着從口袋掏出身份證來。而他呢，身份證又沒有，更不會說話。

無疑的是有事情給他幹。

「你挑這一担，有餛給你吃，有餉給你關。」背紅帶的連伍星排長說，他們連上的

兵都跑得要光了，只有沿途拉夫來補，不然開上火線就會吃敗仗的。

他聽了「有飯吃」，「有餉關」，心裏想沒關係替你挑兩天就是了，反正我還要走這條路才能買鹽巴的，有了軍隊一路保險路上還要放心些。

一路挑起走，都覺得一點不夠挑；在家裏挑的比這重一半多得不了。那知道行軍的担子是長久的，——生恐把袋尖掉了，小心翼翼的不時又摸一下褲帶是不是鬆了。

挑了幾天，才問側面的一位也是才來的：

「爲啥子還不關餉呢？」

旁邊的一個老兵諷刺地說：「挑幾天就要關餉，那怕你心頭在想啊！二天還弄你去背火桿子的……」

他想糟了，沒非還要拿我上前方打火線嘛，唉！吃虧囉，哼！沒空頭，賴老太爺那以前不是營兵打出來的麼，現而時營了團長回家來又買地方，又修兵子，還討幾個姨太太，吃不完用不盡，那樣擺設不是洋盤貨呢。想到這裏做生意的唸頭又打消了，鄉下人們瞧不起我，看！老子二天也是當個團長回去，他們就會來向我叩頭作揖的，幹！

.....

歲月會桑，朱金廷由這個火線打到那個火線，戰鬥兵轉爲炊事兵，由炊事兵一躍而陞爲班長，這就是官了，這就是官，成他嗎一個屁官！而今，而今日本鬼子打退了，內亂的共匪又橫行起來，戰爭，戰爭，戰爭是殘酷的，在戰爭裏埋葬了多少寶貴

的青春，給勞民傷財的奪權者，奠定了雄厚的事業。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們的心田裏永遠燃燒着一股戰爭的烈火，遍野哀鳴的千萬年不可抹滅的創傷。而今自己只有聽天老爺的安排，命運的支配，偷偷地渡過這污濁的世間，去憧憬那光明的世外桃園。

## 小序

這篇小說的產生，實在是本人底戎馬生活的小小部份，爲了在生命的旅程一段可以值得留念的不使它輕易地過去，所以才提筆把它寫將出來。這是給我的弟弟文吉讀的，吉弟他是一個純潔無瑕的孩子，雖然他今年已進入了初中，然而那顆善良的心，仍是未經開拓的處女地。這篇的寫成，不得不感謝莫逆君的苦心耐力抄寫才成。吉弟讀了一定會使他的見世新穎的知識，更趨充實，更能在鄙陋的故園裏，得知道我們軍中的樂趣，今天的大兵絕不是往昔的大兵了。這多餘的一些話，似乎又佔了一篇紙，不再累贅。

三，四，一九四六

若愚塗於渝



# 旅途

夜幕遮蓋了整個的城郊，嘉樂這紙廠的煙囪發出了殘酷的高叫，「當當當」的鐘聲從那對面河燭盞的工廠裏傳過來，一遍雜亂的聲音噪雜地過去了，「烏烏」的聲音仍然響着轉耳。

淒寂的山谷裏蓋上一層銀白色的雪，閃閃地映在我們的眼簾裏，冷，冷呀，這時的我，正如被追趕的靈魂似的，帶着沉重的車子，走在孤寂無聲的街道上，「車子」，我不一切地無可奈何的轉轉着那邊街頭上的車夫。「那裏」，車夫在泥濘的街道上把那怪態的沒有車轆的車子拉了一個方向。「徐家編，去不去」？我急忙地回答着。車夫「唔」了一聲，依樣把車子拉向那處去。

「車子」對面迎頭來一部包車，我便毫不遲疑地吶喊着。可是待走攏一看時，車上面已經有了一個人。

心中的一切趨使着我，使我瘋狂似地奔跑着，一會兒的時候已跑回學校。

「喂？昨天三三補訓處的一個軍官來我們學校講演的話，今天我又看見他在公園裏與那一些學生講啦！」我回到教室裏，沒有心情讀書，也就隨便地同幾位同學攀談起

來。

「今天你又看見了嗎？哼！我才不信他的一套牛皮話，吹來吹去還不是那一些嗎，什麼中華民國到了最後關頭啦，好男兒要當兵啦，今天這裏吹，明天那裏講，我看他還有兩個少爺在唸高中爲甚麼不先去打仗呢？」旁邊的一位同學站起身搶嘴的說着一大串。

「唉，你打算怎麼樣？」另外一位同學參加在我們說話的行列裏，也向我問着。

「我，嗨！這還用說嗎，我早在報紙上看見 蔣委員長召集全國智識青年從軍的事，昨天有人來講演，我早就知道是這回事，今天我進城去體格檢查時間已過，衛生院停診，我才從城裏回來的。」

噁噁咕咕滿教室的人都鬧起來，其中尤以我爲最烈。

「喂？聽說女生部的同學已經有在校報名的，」旁邊又湊進來一板嘴。「在那裏報名，」我急急地問着。

「嗨！你還不知道，就在校長室哪。」

「好好好！走走走，我們一路去，玉蓮去嗎？」

「我還要經過相當的考慮之后再報名的！」

「你真是太呆了，還有什麼考慮呢，當兵反正是爲國家，讀書。哼，我才不信，國家都要亡了，不爲自己的責任，反而還成大的在學校裏鬼混，我看那些少爺公子們，期

期級，老吳丁丁班又是對於國家有何補益？嗚！去吧，昨天在報紙上不是有某縣長送子從軍，某某又送子從軍嗎？你這不有什麼值得躊躇的呢？走走走！」

「好好好，我同你一路去報名好了。」

.....

「報告」我們一口氣跑到校長室，德兒裏邊是有若無的有人在講話，我高叫了一聲。用眼窺視着房裏面。

「進來，」校長早知是報名從軍的很響快的叫我們進去。

「你要去嗎？你不怕當兵吃苦嗎，當兵是最苦的事，你願意離開家庭父兄和學校的副長們嗎，國家是危亡之秋，也正需要青年，我知道你們是最純潔的青年，你們的熱血沸騰，你們的志氣高昂，我最恐怕的還是青年的受感情支配的關係，一時東、一時西、沒有堅定的志向.....：.....：如果真的要，我却也留不着你們，好！你們簽名罷！」

校長說了這些話喉管也似乎被阻塞已似的，望着我們把一支禿頭的毛筆，漫動地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一張大方的潔白的紙上。我沉默了，我的眼淚也要奔命地湧出了，可是爲了不使校長看見了更增加他的痛愛，我偷偷在門後用手巾揩去。

我們簽名之後，輕輕退出校長室，夜幕還是隆重的罩着，兩隻路燈在殘酷的空氣裏，顯出慘白的微光，我慢慢拖着沉重的腿兒回到寢室裏。

隔壁嘉樂造紙廠的鐘聲，已響過二次，這黑暗鬼魔仍是沒有一點黎明的表徵，我一個人睡在靜潔的床上，一夜都在失眠中過着，懷鄉的情調，不禁油然而起，啊！我有美麗的故鄉，有甜蜜的家園，有……無數鄉間的景物都一一呈現在我的眼簾裏，我爲什麼捨得呢，我有雙親，我有兄弟姊妹，有親戚鄰朋，還有敬愛的師長們，假如這一別了後將來能否再來見面也是千萬難得的事，打戰是要犧牲的，流血的，不成功便成仁，我有天賦與我的本職，啊！你看半壁江山，啊！你看那千萬萬的同胞們流離失所，啊！你看那日本鬼子的燒殺和奸淫，祖國的兒女們，這還有猶豫的嗎，這是中國的危亡絕斷的時候了，不要讓虛家庭的小我，國家才是我們真正的家，我們要拚命，我們要用千百萬的頭顱和鬼子去活拚一場，我們……

在迷糊的黑暗裏，翻來翻去都睡不着，終於起床燃起了一盞私人燈，把皮箱搬放達床上，摸出信箋和鋼筆，在沉靜的冷空氣裏，有精沒神的寫起一封給父母的信來：

親愛的父母親：兒當寄這封信時，實在是失眠已很久了，我想這封信還沒有到在你們的手裏時候，我要禱告上帝，盼望你們給我帶的是歡樂，不是悲哀，誰人沒有痛愛的兒女，誰人沒有至上的雙親，可是國家遭受到這種危機，實不能容許小我的幸福，那在鬼子鉄蹄之下受踐踏的同胞，成天的哀呼，可是，那殘暴的鬼子們不息一分一秒的

仍在蹂躪着皇帝的子孫，我們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那會容忍這樣的侵略呢。委  
 靡號召全國智識青年從軍，我已報名了希望你們爲我高歌，祝我凱旋歸來吧！祝你們安  
 康。

你的章兒上

耗子在床下撒尿……地邊跑在那邊，似乎有意在伴着深夜的孤寂，我疲倦了，  
 把兩腿輕輕地伸進被窩裏，無聲無息的那邊盪起一顆燈火，大概是爲着寫一信給他的  
 愛人，不然深夜裏總不會與我一擡頭睡眼惺忪的。管你三七二十一的啊，安靜，讓睡神  
 迅速地奔跑在我的眼前，沉重地用魔手按壓着我的眼皮安祥地睡去吧。

「……………」

昏昏的燈光從窗口射進來，淡灰色的冷清的微光，撫摩在我的面頰上，我灰色的  
 眼睛似乎是裏暗去，可是那千頭萬緒的無意地湧填在我的心坎，我數着，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喂！怎麼啦！」上床的同學睡醒了一覺翻了一個身子，從床沿上伸出一個頭下來  
 問着我——其實他那裏知道我的心的一切呢。

吱吱吱…………

哄哄…………

滿屋子裏不住的現象百出，磨牙齒的，打鼻鼾的聲音交織着那說夢的聲音，倒怪好  
 聽似使我沒有心情睡下去。

「大爹大打——」

起來號音在那無窮的刺激裏，攪拌地響起來，側邊叮叮噹噹的面盆口盪鏗地響着，哄哄哄——起床的號音以爲了一團團獅似的，樓上樓下，「兵兵兵兵」地交響起來。

「嗨！昨晚我做了一個多麼甜蜜的夢啊！——宋玉環起來在床上伸了一個懶腰，笑着露出滿口的一排整齊的牙齒，很得意的自言自語着。

「你是不是夢見了愛人呢？你到是常時都有些好夢呵！」某某說

「你只曉得說些無意識的話，——玉環反駁了他們的意思，慢吞吞地把衣服穿起來。

我無力地也起了床，穿衣洗臉刷牙……

號聲像催人上殺場似的翻叫着，什麼號了——同學們像蜜蜂在蜂桶裏似的從那樓上樓下的黑黝黝的門洞裏穿出，可是却不像蜂子朝王時那樣的喧囂和噪雜。

隊伍在童軍教官的指揮下肅然地排整齊了，一會兒「沙沙」地從女生部那邊開過隊伍來，是女生部的同學每日升降旗都要到男生部來的一次要事。

在「民主」——義的國歌和儀式下，國旗便颯然地升在天空裏。

訓育主任老是那一套，升旗後，多少是要嚼幾句嘴的，什麼「精神」囉「教風」囉

，背書似的，語句說起來起了輪廓，人雖然是矮子，一站上台子去可就顯得不矮了，同學們在下面嘖嘖咕咕的，「王矮兒」是一些偷皮的同學給訓育主任取的綽號。

一聲高一聲低的講了的半點鐘光景，解散讀了兩句洋BOOK又是開早餐。

### 三

大雪飄飄地從天空裏像石塊般榨壓下來，第二堂課又吹過上課號，總辦公廳裏，一間小小屋子裏面塞滿了男女同學的幾十個人各人在打着主意，教室外面也常時有人在踱來踱去，不知道有什麼事徘徊着，弄得先生上課點名時有些偷玩的同學，也認為是從軍的同學沒有記缺席，老師也是有時要鼓勵一番。

「高公溥，你恐怕身長不夠吧，你有什麼辦法呢，」在喧嚷裏的鬧聲裏，我也向着同班的同學。

「不會，我穿一雙皮鞋就夠囉」

一陣之後，我們出發，進城去體格檢查，城內有兩個地方，一是仁濟醫院，一是樂山縣立衛生院，我們踏近仁濟醫院，檢查的手續是夠麻煩，外科首先量身長體重，既而眼力，聽力……總算很順利過去了。

週旋之後已近黃昏，這邊那邊沿沿不覺的送來一些建壯而高偉的青年，電燈開燃來檢查。

我們檢食完畢溜出醫院，那銀白色的雪已漸漸消滅在人們足跡下，刺人飢骨的風仍是呼呼地吹着；蹦蹦跳跳的下了一個較長的石階，便是日塔街，街上清靜得鬼都不曾見一個，我們全校一部份在衛生院，一部份在這邊。在沉靜孤寂的街道上也被我們的笑聲響入雲霄。

穿過巷子以後街道便是縣街，車子排成了整齊的一線，繼續的人羣，一些小公務員們口裏含着一根烟管帶着那最親密的終身伴侶——情人，在街上並肩拉手地意圖混光陰似的不快不慢地移動着，五顏六色的衣服點綴着這半西半中式的城市，低低呢語着，密斯斯我愛你，他們似乎並不會知道國家現局是如何盡量地在那裏談情開心。

那西裝的少年，將挺直的胸膛似乎盡量地偎進女的身邊，說幾句俏皮話……鬼……蜜斯張又不是外人……打扮得像狐狸精似的，口紅在那乳白色電光照映下，越顯得深黑。

在亂雜的人叢裏，我叫一部黃包車，黑暗的籠罩漸漸地壓下來，車子出嘉樂門又是靜得像死人一般地，噤咕噤咕地車子到了校門。

「……………」

本校同學有的因為體格太輕或太短——年紀不夠的關係，只有二十幾個考起的。這次要不是我報假年齡和身子裏裝幾塊石頭的話，也是會名落深山的，我安然地就渡過一夜。





又是啼笑皆非的口吻。

我們幾個跨進校門，傳達真奇怪已極，已認不出我們是誰，還要把我們盤問着！

「同同……同志；你們是來會議呀。」

「哈哈！你倒有趣味兒，你不認識我們嗎。」

啊！我倒還以為哈丘八竄進來，不招不呼的就朝裏面跑，哈哈！真把我還麻着了，我說你們要是三二補的兵又來找我們學校打球呢？——傳士一個衰力微衰力的眼睛鼓了一下又驚詫而可怪的說——「啊！你你……你們就是去當智識青年兵的嗎？」

走進大操場時，同學們從講臺裏紛紛地跑來問之問八的，擠圍一團，個個都很詫異地，把我們張望着，校長從辦公室下來，聽說我們已經考取了，滿面笑容走將過來，向我們每個人握着手。

「有智青年，這正是你們報國的時候。」——校長說到最末的一個字已說不出來，眼淚汪汪不止地從眼眶裏奔流出來，暗地裏還是含有不願自己的學生子弟去當兵的意

#### 四

用過午膳校長照例是在未上辦公以前，要找一個同學與之下盤和棋的，可是今天却不然，他要向我們幾十個人在總辦公廳前訓話：

「你們這次的從軍，實在是光榮無比的，在歷史上，也寫着滿真的血痕，今天國家到生死存亡絕斷之交，還能有這一批有熱血的，有毅力的，有勇氣的，有執戈禦侮的精神的青年，這是什麼，是代表了我們國家，有生氣，有血脈，有元氣，而不是萎靡，退縮。小的方面代表了凌雲中學的光榮，有力，有光，有熱，有萬不可撲滅的生存力在，在這個社會裏安處的人太少，只有整日爲着生活的逼迫奔跑，離流，……：……更沒有什麼愛的存在，殊不知自己也受着別人的愛，你們看報紙上，前方戰場上每日要犧牲多少人啊，他們——他們是爲了愛，他們愛羣衆，愛民族，愛國家，他們將把父母給他們的赤裸裸的身體來獻給國家。……：……現在的社會是人吃人的時代，自然弱肉強食是我們耳邊常聽見的，可是我們要什麼辦法來治療呢？現在你們就好比是一個醫生的看診，你們用你們最真誠的一顆純正的心獻身於治療那瘡痍滿目的事業上，不徒升官，不徒發財，這件事終久是屬於你們的，可是也可說是我個人的責任，你們別要看我年紀大了，其實我心裏是一個青年……：……明天我準備與你們開一個歡送會，希望你們屆時駕臨。」——校長與囂風，他說話時臉紅筋漲的，嗓子越提越高，話說他在川大讀書時的外號叫着一大喉曬，嗓子特別高，平時兼我們班上的國文課，他具有東方生談諧滑稽之流，講起書來，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是聚精會神的，當他每講一個故事體的課文時，就請班上的高公溥同學在黑板上畫出全課的意思來，這樣一來我們的腦子裏也深深地刻劃着一個全課的印象！往往在這班講課，那一班也會來聽講，下堂時，他班的同學都跑來

圍在窗邊看他的獨角戲，又說又比的，真比那數學鐘頭有勁一百倍呢。

講話完畢，我們休息一會兒，我們各自回去搜檢行李和書籍。

第二天，學校轟轟，儼然是有一些同學在爲我們而奔跑着，早飯后，廚兒把吃飯的桌子搬到操場來，更有一些同學腳忙手亂的東一頭西一跑。

「嗨！這邊這邊，要把桌子擺成一個圓形呀！」一位同學，胸膛上掛着一長方條，下有兩個尖角，上寫着招待員的字樣，在那操場中間指揮着廚子搬來的桌子。

更有一些熱心的同學從校門外抬進幾張大的圓桌，「哈囉？這張該放在什麼地方才合是呀！」

「就放在中間好了。」

瞬眼一看校內的各柱上都貼起了，五顏六色的標語，校門口貼着幾張漫畫，「同學們！不要猶豫了，」畫的是幾個學生在整理收拾書箱，另一邊擱着一排槍桿。又一張是「我們要趕走那殘酷的日本鬼子！」畫的是一個大日本鬼子，一腳踏在中國地圖上，一手拉着中國的婦女要行強姦的樣子。再有一張是寫的藝術字：「從軍去！中國的青年們！」字形像是一些人頭，如像「士農工商學」高低有序的向前邁進的樣子！這是我們畢業班一位同學畫的。

時過一夥的上午，全校佈置得琳瑯滿目的，席次也弄好了。

先生，同學們都坐好，席次是一個圓圈，同學在外圍，我們從軍同學，與老師就在





擺設着一些桌椅和板櫈。

開場——父親手裏拿着一根煙管，似乎在焦愁國家大事似的，一聲一聲的嘆息着，隨着母親上，見老頭子在無名無怨的吁嘆着，也還不能從頭問起的以就對座下來。

父：唉！這個平頭兒怎麼樣過啊！（手摸摸頭髮，又無力地吸一口煙。）

母：你整天都在呻吟，這個平頭兒本來就是很壞的呀！（不解其意的隨聲附和着）

父：我聽王保長昨天說：「敵人正將要攻進四川了！」看怎樣辦啊！阿七（兒子）昨日寫回來的信，說：「他也要去從軍，」唉！（長嘆了一聲）

母：哈！「從軍」，從什麼軍啊？（好奇的話問着。）

父：就是去「當兵」打日本呀！

母：哈！「當兵」我才不要阿七去啊！

父：唉！你還不知道現在的國事嗎？敵人三天還會把我們的佔去呢！假如他願意去的話，也就等他去好了。（一面解譯，手不着的在空氣裏揮動着。）

母：你這老骨頭，你不要……

（空氣沈靜地像死一般，門忽然開了）

阿七：爸，媽……（各邊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禮，在中央坐立未定）

母：阿兒：怎麼啦，放哪寒假了嗎？

阿七：媽……媽！還沒有。

母！你回來做啥？

阿七：我……我要回來請求你們……準許我！

母：你又是回來要錢嗎？

阿七：不！我要……（聲音攪抖起來了）

父：阿七！母親問你！你就講呀！

阿七：我……我……我要從軍……

母：啥子？你這好呀，好的不去，要當兵，哼！（氣憤極了）

阿七：媽，爸，這次國家到了最後關頭了，我們學校裏，有很多的同学也要去，他們父母親都準許了，我也要，希望父母親準許我去吧！我將要去了。

父：唉！（不知到底準兒去呢還是不準的好，正在沈思着）

母：你書不讀，你……

（三人在屋子裏鬧成了僵局，空氣又冷淡下來了）——（攪着門又在響起來了。）

阿瓊：媽——（叫了一聲，見父母親和弟在屋子像定了神似的一動也不動，便退了

一步）

母：你想！你現在中學差不多畢業了，你要去，明年你姐就要出閣了……

姐：媽！啥事情還纏呢，七弟要到那裏去嗎，你等他去吧，頭幾天就會回來的，（



一邊邊安慰)

阿七：姐：我要從軍啦，你願意嗎！

母：「……………」(含默着)

父：「你去吧！你不要有所埋怨才對，當兵是最苦的……………」(硬着喉管用力的說出這兩句話來)

阿七：媽！答應我去吧祖國正期待着兒子，那千百萬落難的同胞在向我們伸出歡呼的手，他們希望我們不要在大后方做甜蜜的夢，覺醒起來，背着和平呼號的旗幟，插遍在他們呻吟忘呼的每個角落裏。媽！兒受了這種呼聲的感動，不願再居住在這溫暖無餓的小家裏了，媽！願兒去吧！願兒去吧！

母：兒呀！你這一去何時能回來見我們呢！

阿七：媽！兒去了總要隨時寫信回來的，要在日本鬼打回老鄉去了，唱着凱歌歸來吧！媽兒快要去了。

母：兒呀你去吧！你千萬別忘了還有那高齡的雙親吧！

姐：七弟，你真的要去了，你要常時寫信回來啊！

阿七：爸爸媽媽姐姐！我將要明天就去了，……………(兒子下)幕落，這一幕實在是滑稽而有譏意我們鼓掌的還是他們兩位先生真會演雙簧，真正像得很啊！

四壁的天燈，相映着牆上的霓虹燈，收音機的唱片聲和一切的雜亂聲，一直鬧到半

夜才終了。

## 五

次晨用過早膳後，升旗台上佈滿着紅綠各色的綾子，和大小花樣百出的手巾和面巾，同學們整成隊伍，我們在前也排列起來，校長，把紅綠綾子發與我們每人有一匹或兩匹，又是手巾每人兩張，手巾上繡着「壯志凌雲」四個碑體字在中央，左上是獻給從軍同學留念；右下更是第某女班△△敬贈。我們將紅綠綾子捆背在身上，這時我的心動攪得特別厲害，欲笑不能，似乎要笑出淚水來似的，推諱了一會之後，隊伍像蠕虫似的慢慢地移出校門。前面打着一面組色的旗幟，「遠征山河」四個字。街頭的畢直的街沿，把我們目不轉眼校閱似的盯着，這時我的心亦放陌生角落去了，血跳動得更加速度的快，我似乎像一尊傀儡似的失了知覺了，我的腳硬的只知邁進，我像麻木失神一樣的只聽高入雲霄的口號和雄壯不停的音樂號聲和洋鼓的有節奏的聲音。

臨動以前童子隊伍經過了李家壩，張公橋，嘉樂門，火炮之聲不絕於耳，隊伍到了公園門首，停止下來，排成一個兩路隊形。對事長徐光晉來訓話之後，又每人發給力士香皂一個，面巾一條，牙刷一支，牙粉一包。送的隊伍就解散了，我們入征集大隊了。

從此離別了親愛師長和同學們，離別了學習的園地，奔向陌生冷淡的人間，只有一顆赤誠的心，使他動盪在人間，使他有熱力，沒有寂寞，更沒有孤沉。

黑油油的像印度人似的，中材的身軀穿着一套整齊的灰棉軍服，腰上掛了一條短火，外披一件黃呢大衣，一步趕步的走過我們的隊伍前面來了。走來便向我們講話，真是句句像刀斬似的，迅速地講完了就編膳席，分配宿舍。

後面繼續地又來一些報到的同志。

初在中山堂過了一夜，次日便分配在容大旅館三樓宿。

我的心像野馬逃脫了枷鎖，麻雀飛出了囚籠似的，可將我的生命寄託在革命的陣營裏，我非常的高興

「咚咚」有人叩門的聲音。

「誰」

「我呀」

「啊！進來，進來！」我在床上準備宰子時，我翻身起床去開門了。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代中」

「昨天晚上，我們才入大隊呢！聽說你住宿在這裏，所以特地來找你的！」

「懷序，宗周呢！」我問

「他們在樓下等着我上來看你。」

「去請他們上來好了，反正今後我們都是同志了，去去去！」

代中下去了，樓板的聲音，隨着他的脚步慢慢地低下去了。

懷序，宗周他們上樓來了。魯懷序的臉，照樣與往昔一樣地不脫孩子氣，一笑了面便笑，有點少女害羞的樣子，兩個酒渦兒呈現在那不打粉自來潔白的臉，真像那天然的摩登少女樣，一身的灰棉軍服，頭上戴一頂灰軍帽真像一個女軍人，他那滑稽的眼睛在濃濃的眉毛下轉動着，他開談話了：

「好玩兒嗎！」驕傲的樣子，字兒從那滋紅的唇上擠出來多麼的清亮啊！

我退一步原坐在床上，眼睛繞了一個圈子，桌上的紅茶，無氣息地冰冷了，四壁上畫一些小孩的筆跡，莫名其妙的畫得真有點傷風化，眸子再四轉到桌上，凝視了那一匣安全火柴，只有半匣了，心靈裏忽想起了一件事似的，捧着頭，沉思了剎那，啊！原來是有客來了，要招待點煙才對，神經失去支配似的拳頭擊了一

「茶房——來呀！」

一雙灰色的眼睛，圍帶倒是洗得雪白的，頭髮梳得亮光光的，一個像醉漢一樣，推門進來，「要啥子……我找我……我就去……」

「去買幾支香煙來」

「是！」收過來錢回身不停跑下樓去了。

茶館店裏的人們，魚貫而入地有秩有序的座在樓下的大茶館裏，從窗子裏望出去，看見他們手指腳撞的樣子，似乎也會領略到他們在談國事一樣。

人們在這次的戰爭中受的苦實屬不小，平時這裏可說是最平靜無事的都市，而今抗

戰的烽火日趨熾一日，人民的生計不安，徵丁和捐款的累累，真是不能再有安安靜靜的日子了。昨天在報上看見，彭浦又是鬧米慌，青神一帶匪徒行劫，有很多身強力壯的青年，都從荒野的村莊來到繁華的城鎮，這樣更影響了城市的動盪，失業的遊民，無所是事，當然只有搗亂子的，政府也無法管制這一班遊民了，聽其自然更鬧來不成體統。

「你又在那裏發」茶周不知所知的，突如其然而我道。

「唉！我不願看那一批茶葉裏的八民，在那裏高談闊論，我更不願說平平常常的話。」

「什麼話才不是平平常常的呢？」

「我不願談給你們聽！我們已經是同志了，這一些你們是不會聽的！」

茶房送進茶香煙，我們一個抽一支，

「唉！人生就停這股青煙嗎！」代中在對面坐上，手裏的香煙已吸去三分之一了，口裏吐出一口煙圈，頭仰視那一捲捲的青煙伴窗外飛去。

「你這話怎麼說！人生原是有覺悟的，爲什麼像股青煙呢！你這話我可還不懂得。」

「我是說，那一些被命運支配了的人們，整天的在叫苦連天，鬧吃不飽，穿不暖。

又有一些奸商們，大腹便便在那私汽車裏安祥地坐，吃飯時酒肉豐富，窮人們更加上戰爭的迫襲，無以聊生，你說不是人生像青煙麼？」

「喂！逛街去！」在沉默的空氣裏，懷序突乎其然地來一句。

## 六

這裏住宿了幾大之後，從軍的同學，各方面差不多要來齊了。

我要告訴家庭一封信，使他們知道有這回事才對。於是我便寫下：

親愛的父母親：兒的——一封信是突如其來的，你們在荒涼的村子裏從不曾聽到有這次委員長號召「全國智識青年從軍」一事，這是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絕斷之交，在敵人踐踏之下的同胞們在慘叫，受蹂躪的同胞們在苦笑。敵人又到了懷河獨山一帶了，不久將要到重慶來，父母親，你們想，這是誰的責任呢，誰人的事呢，父親：兒的眼淚快要奔湧出來了，我捨不得你們和故鄉的親戚朋友，還有學校的師長同學，可是現在到了離別的時候了，各人有各人的崗位，父母，原諒我吧，我在沒有得到你的允諾以前，以毅然的報名從軍了，現在我在征集委員會大隊的指定客大旅館，還有幾天便入營了，父母親：千萬不要懷記着，這是男兒應有的天職，有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實在是千載難逢的事啊！

父母親：你們要爲兒子慶賀，高唱，這是爲國爭光的事，多麼會使你們驕籍啊！你們後日聽到了，兒子戰場傳來的捷報，將是多麼的狂歡，鼓舞啊！這裏同鄉，有魯宗周

，魯懷序和王代中，我們是宿在一起的，朝夕我們可以互相關照，希望不別掛念吧！這張短短的信紙寫不盡我的抱負和期望的，入了營再給你們的信吧！

敬請

金安

兒 文 章

十二月二十日。

來來去去的同志們都是一些學校和機關公務員，這如像比學校裏的同學們還要親愛得多，見面時總是不自禁地行一禮，學校裏用童軍禮，三個指頭，現在行起禮來似乎還有一些同志還是用的「智仁勇」三指表示，似乎有些不太習慣一樣。

茶館裏坐着許多同志，穿着灰馬褂兒，佩帶着一個從軍符號，相見都好像兄弟一般不分彼此，各戲院電影院也設了榮譽座，並還設茶點包廂，就是在街頭購買點小東西也要打個八九折。

經過三四天的光景，一個剛發白的時候，茶房來叩門，「先生，外面有會魯懷序的和魯懷序……」

我們聽了非常高興，沒非還是家裏來人與我們餞行嗎，慌忙的把臉口盥洗完畢，兵兵兵跳下樓去，嗨！果不其然是來了。

一張圓桌上，寂寞地泡上幾碗茶，左邊一位我的母親，右邊坐着啾啾地是魯宗周的母親，上方的一位白髮蒼老，手裏扶着一根佛杖似的，刻了一些觀音菩薩在上面，

頭上包着一根青帕毛貨纏在那毛簪上，臉上的縐紋隨着時代刻畫深了，憂鬱的神情表現在那深黑而代灰的眼眸子裏，實足是一個鄉下的拜佛老婆婆的樣子，那便是王代中的母親，下面一位是穿着紅黑相雜的花齊袍，指揮動在空中非常的自然，笑起來臉上就是兩個可愛的酒渦兒，頭髮光光的，面如緋紅一點沒有少女害羞的樣子，在那裏向這三個年老的講着話，這就是魯懷序的姐姐魯懷毅，她看見我們來了首先就站起來笑嘻嘻地招呼道：

「早安！你們，這次的從軍號召，聽說你們參加了嗎！」

「啊！你們來了，」三個人的母親看見魯懷毅在招呼我們，急忙如發現什麼驚人的事件似的掉轉頭來看見我們，已穿上戎裝了，愕而的異口同聲地說了一聲。

「章兒！你，你啥子事要去當兵……」母親的淚水幾從乾枯的眼眶裏流出來了，更舌地說了一聲之後叫我們坐下。

「宗周！你啥不好好的讀書，你說給我聽呀！」魯宗周的母親詰問着。

王代中的母親，似乎失神似的說了一聲，「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唯有魯懷毅似乎還明白國事情形，在側邊緘默地不言不語。

「……………」

王代中的母，咯咳嗽的又吐了一口痰在地下，眼睛裏發出陰沉的火氣似的，說着：「走，走回去吧，家裏就是你們兩弟兄啦！」



「不，我絕不」

「你不聽話！」

「不是，我要從軍去」

茶館外面實在來了郭啓隆，他是經濟部燃料管理處樂山煤礦公會的一位職員，是我同鄉，是父親請他來的，進門便給我一封信。

「魯文章，這是你父親寫來的，你看」

我接過手來，真正是父親寫來的，信上說叫我回去與我錢行。

「走吧！你們一齊走，走我們去早餐了，」郭啓隆似乎帶有詔書似的，半命令半安慰的喊着我們去開早飯。

魯懷序的拳捏起來在空手揮一個大圓圈，說着驕傲堅強的話：

「我們絕不回去！」

三位母親和他的姐沉默下去了。

郭啓隆是父親的友，我常稱呼着郭爸爸，他這時的眼睛好像監視罪人一樣銳利把我們盯着，驚奇的望着我們的灰棉軍服又說着。

「快走，去開早飯罷，之後還要回家呢！」

既然是回家修行嗎，亦未嘗不可呢，我想回家借此機會告辭家鄉故人和親戚朋友等也是可以的。

「你今天非回去說清楚不行」王代中的母親斥責地罵着他。

「好好好！你們都一齊回去，讓我們來與你們大家餞行吧，你們回去一趟家裏才放心的，要不然你就走了……」魯懷序的姐姐安然地從中來勸解道。

我們的心也被高齡慈母的心打得粉碎了，不回去一趟也不行，於是便同行走。

付過茶錢，我們的身子慢慢地參進這雜亂的人叢裏，無影中消逝了。

穿過了中鼓樓街，走到河街去了。在一家中餐館隨使的糊吃了一飽。

大霧籠罩之下的河岸，曙光從對岸的山尖上現出來一面皎潔的秋月似的掛在那邊，河江的流水沖動成了無數波浪在岸邊「迫迫」一漲一消的響着。

我們跨上了一隻白木船，江水翻翻地我們不辭而去了。

## 七

小船像一葉在水面飄浮着一樣，安然自得已到了竹根灘了。

我們四個穿着軍服行路上倒有好多莫名其妙張目癡視着我們，說兵嗎。佩的符號又是黃邊子，個個一個國花，又沒有階級。

竹根灘西端是在喧嚷之中，也沒有智識青年從軍征業委員會。弄得有些人不安然的恐怕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去了，城裏的在讀書都叫回來了，不要再到學校裏去唸書，成者叫下鄉裏去玩弄得去報名，下鄉下的一般人民也更早無所措地。所說現在的讀書學

生要自願去當兵，也嚇着了，快寫信叫兒子回來，不要去讀了，更有一些老腐朽的看法是讀書讀聰明了就生起了翅膀，想飛就自由地飛去了。

一路上昂頭直步地不一天功夫回到了家裏。

父親見了我首先一次訓示，到還是說，男兒爲國是本分，可是說我年紀小不應當現在就去……。

大大（母親）也規勸我道：

「你這一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回來，你想能不能夠回來又是千萬難得的事，你明曉得的現在與你定婚，昨天媒人又來說——你想家沒有多的人，只有你大一點，弟弟還小，不醒世，唉！你一去，了怎麼叫我們去得下啊！」說着便拿便衣來將我身上的軍裝換下。

我的心雄勃勃地也沉默下來了。

媽又來訓教一番，

「你這不想好的，書不唸！拿些錢去化了，做這些事，你想去年你爸爸還說，等你把中學畢業了送你去唸大學，家裏沒有多的人，你想死嗎，要去當兵，當兵有什麼好處，你看那些當兵吃不飽，穿不暖，你去受得着，還是要讀書助理才是好兒子，至於你的婚姻是不成問題欲你的意的，不說我當母親的不要你去，就是世間任何一個做母親的都是不要他兒去的。……」

那怕在種種苦口婆心的慈慈教訓下我的一顆真心始終是不能改變志向的，但是表面上又不得不聽從父母親的訓。

在這種軟硬權之下，什麼軍服却搜藏起來了。

鄉里的這種從軍定是也盛囂塵上，魯伯堯同學在震華中學讀書也回來了，差不多凡是在外面唸書的都被家皇找回來了。

鄉長潘成業也是鬧起要去從軍。

這種空氣蔓延到這個角落里，因此凡是有兒子在外讀書的都要提防一下恐怕自己的兒子也去了，因此我們在鄉里的行動更有人注意了，更有人造謠風說我們要偷地一齊躲在船的船下跑的，這真是花樣百出的無稽之談。

日子一天一天的爲了候機會消磨下去，有些人的心也冷卻下去了。樂山的青年軍已在陽歷元旦天走了，家里亦以爲我是不會再去了。至於我的行動就無加束縛了。

一天的午後，我聽說家皇要買地方，我想必定有現疑在，我正欲起下不良之心却正想起上午父親過河去了，——於是我就到處搜查，箱子打開却沒有，我急了，衣服內也沒有……

可巧了，被我找尋着在父親的床枕頭上，一張手巾包好的，我偷偷地拿起來一數是五萬元，我的血脈似乎像捉強盜一樣跳得飛快，心只是不着地志忑。

我的敏銳如像耗子似的東張西望，初一齊拿走到大門，心里攪抖得實在是很厲害，

我又不趕，知道父親是嚴格的，要是發覺不知將如何處置，受了威脅似的又把錢送回原處，自己知道這是沒有面子的事情，真的父親回來了也會給我難看的，於是我就演習好幾次沒有胆量拿出，精心勃勃的引誘，使我終於做了一次沒有臉面的事，把那一包錢拿了一半，冒險地一趟跑到福祿鎮。

一行福祿鎮恰好遇着魯懷序，他是到學校里去搬行李的。

「喂！走我們逃跑罷！懷序。」

「現在不行了，已經過了時期了，」他答

我們二人在一家麵館裏，吃了一些點心，我本想對他說現拿了家裏的錢，可是恐怕他不去的時候，馬上回去告訴了父母親，我又不能跑掉，我始終勸他去，他終於沒有答應我的意見算了。

在慌忙之中我們分別了，他去趕船，我走路，一下午的行程我走了，六十多華里，真是如飛似的，又恐怕後面有人來追趕，更把脚步加得快，來晚到了西壩因晚不能過江，便找一個背靜點的旅館住下。

至此便到了親愛的父母親和故鄉的親戚朋友，一夜裏睡不着，翻來翻去的，似乎睜起眼睛在作夢，我要踏進陌生的人業裏了，我要奔向海角天涯去了，那裏又何嘗是陌生呢？都是中國的同胞，都是我們同心協力的同志……

途 接

六月東方晨曦，藍色，河邊一帶大霧的微粒還沉重地往下降落，我已起床了，包

一支小船橫渡過竹根灘五通橋去，大街上，靜得像死一般，只有遠了的有幾隻狗在狂吠着，不怕的小孩子在街頭河岸山叫着，「炒米糖開水——」

我走進了大街，轉了幾個拐，過橋便是四望關，四望山腰還在河霧的統圍下，朦朧得迷糊不清，山頂巖巖地是現着一登古式房子的樣子，那便是五通橋的通材中學了。

我像神仙在騰雲駕霧一樣，一步一步穿過雲霄爬上了山頂，到了通材中學了。

「請問同學，認識王文彬嗎？」我遇問傳有傳達便直入而進，問一位同學道。

「不認識」一位同學似乎是忙着大考似的答應了我一句就走。

我再往裏面一走，忽然看見來了。

「哈囉！哈囉！我正要找你？」

「你們放了假嗎？」他隨口也問一聲。

沒有！我是前次從軍，這個家……

「家裏叫你回去的嗎？你爲什麼又來呢？」

「我還是一心要去！你們這裏的送去了嗎？」

「啊！你來遲了，前天才送走去」

我們兩寒暄說了一會！自覺得這裏無望，便告辭去了。

意欲乘車到嘉定打聽消息，經我去時學校專聽說已在大放了，智識青年軍已在元旦時送入營去了，打聽也無可用！多晚又宿空大旅館，這時我的行爲真像去耐了，宿了一

夜之後，又乘船到竹板灘，心中茫茫然。

車子任人羣中不時的穿梭着，人們好像帶着憂鬱不安的心而在街上急奔馳，少婦在那蓬頭垢面的下力人的羣衆中，擠來過去的更顯得十分美麗活潑，對岸的森林在薄霧的遮蓋下像是厚厚的積雪，山谷吹來一陣一陣的寒氣凜冽的刺人肌膚，我也在雜亂人羣中，擠到了岸口，上了一支破爛篷的小船。船上的一些大官貴人便在那裏高談闊論的事兒，纖弱的小姐在紅呢大衣的披圍，越顯得嬌嫩，振着一張通紅的唇子在男人面前撒嬌。

一會兒來了一穿高跟皮鞋的少婦，後面並沒有男人一路，當她「克登克登」地走上船來手一揮，船就在「古古古」的離岸了。

幾個鬼鬼祟祟的雜種傢伙，似乎不懷好意的還在把我望着，船已到河心。

## 八

方午，船到了竹板灘，我上岸叫了一部包車到隄爲。

車子「噠！噠！噠！」的，在一條寂寞的馬路上，走，這裏只有包車，沒有汽車趕走離城遠越孤寂起來了，我與車夫寒暄起來，倒不覺得似的到了磨子場了！

「喂！你那裏去。」王佩笙同學從隄爲讀書放假回來，突然遇見了我喊道。

「你們放了寒假嗎？」

「是的，你在那裏去」他見了只穿的便衣。

「問你！魏爲的智識青年軍開走了嗎？」

「沒有沒有！現在正當在……」

「啊！再會，再會！」

車子又「嗚嗚嗚嗚」的走着，過了江，白糖壩口，下車來吃過早「晚」茶——車夫餓了要吃飯，叫我也下來糊亂吃一點。

車子在寂寥單調的空氣裏，無邊地滾動着，我沉思了，我想改一個名字，我去當兵，應當改一個迎合營兵的名才行，我左思右想結果把文弱的魯文章改爲魯國用了，車子到這魏城已黃昏，這裏是我初來，車子拉到正街電燈也通街亮了！

付了車費，宿旅於朝安旅館。

次晨我用過早飯之後，便去找三民主義青年團去報名。

團部報名完畢便領證件檢查證，剛衛生院檢查後，就分配膳室和宿舍（旅館）。魏爲的街道是正由中式，漸西式的一路曾被敵機轟炸時所遺留下來的二些碎瓦類填，現在已正進行建築中，遊覽了一遍，街道十分清潔，大概少汽車跑過的關係吧。

是我第二次踏上從軍征途，我堅決的心終於實現了，正在街上逛馬路的當兒忽然迎面來了一位老鄉，李柏森，他穿着一身長袍，頭戴一頂普博士帽，他見了多遠就招呼道。



「噯！你怎麼來了呀！」他說着急忙跨走過來，我們深深的握了一個手，之後我們進了一家茶館，話匣匣打開了。他說：

「上午我去報名，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報名簿上，發覺了你的父親的名字，下面可不是你！我真好奇了，我想難免還有同名字的嗎？並且我想你也不會來……」

「那裏呀，那就是我了，我改名了呀！」

「啊！你真……」

「我在想，他們這些人真是沒有決心，一聽到家裏的人勸說就把志向都改變了。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的一回事兒……」

「是嘛！鄉長也是鬧起臭去，可是還不是白吹牛的，還有一些青年……」

……

我們同住了一個旅館，沒有事就逛五街，或是去看看不要錢的戲！

日子偷偷地過去了好幾天了，各處送來的也差不多齊了，縣府今天舉行歡送會，大操場上插來了很多的毛巾和鞋襪等，會場裏憲兵警察白日佔崗，空氣十分緊張，我們排在前面約有百多個人，後面是國民兵和警兵，每隊一砲和音樂號的交響中，儀式便舉行了，縣長的訓示，之後就發給我們歡送品，每人贈巾一張。

紅綠各色的旗子插在台前，凜風冽冽地吹飄着，更加以威武，縣長贈的一面旗子，最頭上繒色的上面書着「上馬殺賊」四個大字。

行禮畢后，進餐，餐後是特別豐富。縣長向我全體同志敬酒，參議長也向我們敬酒，在形式上，有點像教員的禮券一樣，非常熱烈，在一陣猜拳喝酒之中也是下午了。

酒酣的我，頭暈眼花的又回到寢室了。

一會兒大隊長點名，各個人行的車旅費已付完，宣佈明日即將出發了。

窗上的雨絲如麻如繩不絕地打在窗上，風聲吹緊，吹，吹吹打到了我的面頰上，敲打窗子的紙上，滴滴嗒嗒。窗櫺上不住的掙抖，我的牙齒也似乎有節奏的敲擊着，冷……冷……冷……

起床號音，雄壯的翻響着，天空裏還承大心，雨聲不停的下着，一桶很熱的洗臉水也被我們洗冷了，全體同志都已起床整理行裝，準備出發。

早飯後我們在雨雪的交織中排成整齊的一線，大隊長的雄建的聲音在發立正口令……

俄頃之間，音樂號雄壯的歌聲火炮放得翻天響，旗子在前面飄飄地飛着，一條寂靜街也格外的嚴肅熱鬧了，街邊的人們在向我們揮着手，在呼喊口號，在唱着許多美麗的歌子來歡送我們，走過了大街，越過了小巷。

遠遠的河邊上停泊着一隻大船，頂蓬是紅布圍起來的，似乎是遠遠地向我們一羣招手。

一直送我們到河邊。我們上了船，分配了坐位。

這次是真的踏上了人生征途，踏上了人生的道路，船叫一聲，「咚咚！」響後漸漸離岸，我目不轉睛地望著青峻繁茂的蜿蜒起伏的山巒，漸漸地向後而移動着，雨雲也漸漸停了，太陽偷偷地掛在天空中，微弱的陽光照在甲板，一百位同志似乎平在臉上都掛上了喜顏和色，一變一變的流水，不安地到達了孝姑鄉。

河邊峭壁懸崖，那邊閃閃爍爍的燈火，船抵岸已消逝在灰黑的幕下。

同志們如螞蟻似的秩然有序地上了岸，入旅館，宿一夜，天明用膳後又是一帆風順地，順江而下了。

波濤，「迫迫」地擊在船邊上，同志有的來備了寶便攜了一本書或一本雜誌來看，實在無聊時未免不可以空手一下呢。更覺得無聊時幾個人圍在一團玩玩「卜克」或聊天；

在船上的單純有秩序的生活不覺已兩天了。經過的地方，總要給我們送來一些豬肉和其他禮品的。

臘月二十五日抵宜宜，處處的高山去似乎那裏最闊在一座懸崖上一樣，高高低低的，中西式的房屋，鱗次櫛比還更繁榮，唯有河岸邊的茅屋只顧風雨而下，修邊幅的散散落落地，矗立在崎嶇的地方，輪船「轟轟」地鳴了兩聲。若在招呼我們上岸的，屁股上擠出一團白煙來。

我坐在船尾上，灰布軍服互相的擠擠使得透不過氣來，前面的走動上岸去了才漸漸的鬆了口氣，等全船的同志都上了岸，警隊上街，差不多的旅館都已設成招待所，雜偉的建築街道也十分西式。

分配的結果，我被分在長江旅館，茶房像屠夫似的滿臉橫肉，走來招呼我們指點寢室，一號，二號……

就位後馬上拿水來，洗浴之後我招集所去吃晚飯。

進餐時，值星區隊長，一聲長哨，宣佈電影院有，國泰、青年館……

「你們看國泰的在對邊集合晚上就帶你們去看……」

在輝煌觸目，「噁噁……」的街上，兩邊街燈和公司裏的霓虹燈，發散出紅綠各色的光芒。擠擠擁擁的人羣裏我穿過了鬧熱的街道便是國泰電影院。

前面幾排榮譽座位，由值星官指揮下我們坐定。

影客們魚貫而入的都進來坐好了，播音機裏爲不使客人們寂寞無聊，便播送出一些明星的歌舞片子給我們聽……

「喂！這宜賓是可比犍爲繁華多了」我問着李柏森。

「那當然，這是西南進出口貨的咽喉……」

……

快完後我們又排隊回各人的寢室裏。

我們的棉軍服穿着，耀武揚威的在街上，差不多每人的頭上都圍着一根毛巾。

這時，宜賓的智識青年軍也正在報喜，我們互相見到却相敬如賓一視同仁，彼此沒有山川地域的分別。

宜賓玩了三天，因沒有短輪到瀘縣，一直勾留到今天（二十八日）才搭短輪駛向瀘縣。

這下水的河面比較寬闊，是大渡河與金沙江合而成的長江上游。

船在冰凍似的一片廣洋的冰面上「嗚——」的一聲吼叫之後，「喜喜沙沙」的離開岸邊，岸上送行的人們在遠遠地還在招着手，遠遠地好像還有「祝福你們平安啊！」的微弱的聲音。

船上一部份是老百姓客人，也有大部是我們兵，客人們似乎有些驚愕得身子也縮短了，下巴在攢抖，臉上現出灰白的死樣，見了我們全是一批青年小伙子，要說是隊伍的老兵嗎！而談吐又是十分的文雅，認諳字的因知我們是智識青年遠征軍，目不識丁的更是不名其土地地，有一個平將半百的老頭子，看起來一點不鄙俗，穿著皮襖，手裏拿着一支長大的古時的烟管——可以杖走的，夾褲又是用帶子拴起來的很像是個實足的滿清手頭的老秀才。在咬文嚼字的向對方的現代青年清談着：

「近來國事，日益艱難，與當初大清之實屬懸殊。唉——何時太平啊！」

「老伯你的話真可不錯，不過現在的局勢來看是還需要一批青年有正氣才行呢！」

年輕的這現代青年隨意的附和着；於是他們寒噤起來。

「國事是如此的紛亂，什麼洋人已到獨出也，以吾觀之，將出皇帝之時日矣！」

「哦！現在……」青年緘默一會。

「真的現在在國民性了，他們這一批青年也要自願當兵，昨天在宜賓也有很多；他們受國家的重視，處處向影院都設有榮譽座，更處處都是有招待所……」

大隊長，指導員們都在籌計着到達溫縣之後怎樣報到。

我們在雜亂的喧囂裏唱起雄壯的歌曲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

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底吼——聲

起來——

我們每個人的眉毛擡抖着，擺着矜嬌的樣子，有節調的唱着，全船的老百姓皆肅然靜轉過幾個急灣之後便開午飯了。

幾個圍着一堆，根本沒有什麼席次和一定的位置，茶房送來四份菜一份湯，格外飽

一盆。

飯，亦無需要講慮的餘地，就開動用度，假如孔天子在船上過一星期的話也會餓死的，天子是「庸不正，至」裏當然是偷不正的。

燒箕背的灘口是非常危險極端，船越過了也算是風平浪靜的無險可懼。

船越過時，兩邊的小船都在大海中遇到大波巨浪的翻騰舞動，實有顛覆底危險。

黃昏時息船抵縣，上岸時便有成羣集隊的許多已入營的同志來迎接我們。心懷裏便得到了生命的歸宿地一樣快樂，實無文字形容，在營的同志們朝氣勃勃的伸出溫暖友誼的手來和我一一的握手，我們大隊的行列徐徐地走到大街上，所謂「遍地皆兵」實在不錯，全是一個個雄壯氣昂昂的在街上帶來過去，真不愧青平軍人。

他們見到我們，心懷裏發出無阻的歡笑，在同志間又增加一批生力軍，總是在嘴角上帶着微笑的神態，我們的隊伍開進「園茶廳」座下休息。

大隊長去住二〇三師報到。

## 九

茶場對待我們却不比其他的一些斤斤，非常樂快地，把茶給我們送過來，大概他知道我們有的是錢，不會吃爛污的，

「唉！李柏森，你樂意抽水煙嗎！你看，這真的水煙，怎麼有點竹青色呢！」

「這是瀘縣的特色啦，亦不知道嗎，還有老香酒，大糯酒……」李柏森似乎一說就不止似的說下一串串。

我們在茶館裏休息約兩小時光景，大照報到青平遠征軍二〇三師，當晚在前程大戲院住宿下來。

晚飯另有一種風味，這是招待所伙伙煮的飯，一碗黃豆炒得很乾，鹽味很鹹，「脫頭脫頭」的連響聲之後，便結果了一頓行軍飯。

天一大亮，值星官在戲台上一聲哨子，宣佈起床，之後排起隊伍，進早餐，出院轉彎抹角的到了一所營房的樣子。

門口兩邊有丈的一行方格子，寫着「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整齊嚴肅，必另有天地，走廊做了我們飯堂，幾桶清水稀飯地下排成一堆一堆的席地桌子，每席擺上一炒黃豆和一碗酸菜蘿蔔，我們搗好稀飯按點名次序，各人圍成一桌，一聲哨子「開動」大家悄悄地開始吃飯。

值星官，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向我們講話：「吃飯之後，你們不要離開隊伍，等一會在師部體格檢查……」

飯後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就集合，隊伍開到嘉賓旅館。

這一步的體格檢查，最爲詳細，手續更爲麻煩。

由外科檢查到內科，醫官似乎特別向我搗鬼一樣在肚皮按了又按，也沒有說甚麼，



在我的檢查證上打了一個「OK」的符號說一聲「那邊還有總核定」。

我領了檢查證，三步兩跨的又跨進總核室，爲了「禮多人不怪」我叫一聲報告，掀門而入。

「你有神經病嗎，」醫官問我

「唔！沒有，沒有」

「你害過什麼病沒有？」醫官看了我的檢查證，全是「OK」又在我的上身下身端詳一番，似乎覺得我是個白面書生，無話可問的，又補上一句。

「沒有，我沒有，就是小時候會害過一場很大的瘧疾，之後便沒有生過什麼小病。」

「你是什麼地方人，在那個學校唸書……」

「我是隗爲人，在樂山私立凌雲中學唸書……」

醫官又復在我的身上看了一下，在總批評欄用沾水鋼筆書了幾個拉丁文，又在科別欄草寫了一個「步」字，說一聲「可以」。

行禮畢，開門出來，暗裏自知這是無疑的算是體格檢查Pass過去，就看明天的筆試如何。

整整地掃過了一上午的時間我們檢查完畢，有少數同志因身體有點不健康未能合格

「哈囉，你是考起那一科！」我問著李柏森。

「我還是步科嗎！我所說裏營的人數已收齊了，不能再容納，大概明天還要過隆昌去吧！」他等著，「你也是步科嗎？」

「那不是，怎麼呢！明天還要過隆昌去才入營嗎？你聽誰說的。」

「大隊長剛才來看我們檢查完沒有，他說我們明天還要過隆昌去才入營呢！」  
「啊！原來如此！」

出來又遇見一位小學的同學，那時我讀初級時他就高小畢業了。現在讀四川大學，一看見了我，好奇怪的，怎麼他也會從軍來呢，穿着一套棉軍服，我又想恐怕認錯了人，我亂叫了一聲他的名字，他果然回頭，在多年歲月不相見面的今日忽然在異鄉會見了，那是多麼的快活啊！

我們談了很久，他問道：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我們昨天剛攏，就晚了，昨夜宿前成大戲院啦！」我心緒十分的喜悅我問道：「你們入營幾天了，你家裏知道嗎？」

我是由成都參加來的，才入營沒幾天，入營就大掃除，整理環境……我離校時，家庭也不知道，昨天我才寫了一封家信來了。」

「我亦是如此的，家裏不要我來，我悄悄的跑的呀！」

「啊！你很能決心！走走走，去參觀我們的營房，就在南門外邊！」

今天照舊歷國情來說是二十夜除夕的一天，街市上是不免有很多來湊熱鬧趕掃尾場的，因此特別擁擠。車子來去輾壓在泥濘的街道上，一跑過時，像怕老虎一樣躲避在街邊走着，街邊上更擠得喘不過氣來。上上下下轉了幾彎之後，到了青年遠征軍陸軍第二百零三師六百零八團三營，進門時兩個守門的衛兵把我們盯了一眼，正好我是與這營裏一位同志一路，他還沒有擋着我。

刷新的兩壁上畫着一些漫畫和標語，士兵室、排長室、連長室，似乎沒有分什麼高下的，整齊嚴肅，再走上幾階石級，一面像剃頭匠剃光了的土牆，那邊還零落一些木料，正在裝修似的十幾個木匠在工作着。

「這裏就是我們的寢室」他指着士兵寢室向我說着。

「啊！你也在這兒嗎！」我剛跨進去就看見了原前在樂山武軍的同學高公博，驚愕的叫道：心想怎麼這樣的奇怪呢！

「噢！你不是說家裏把你叫回去了嗎？怎麼又來了呢！」高公博亦驚詫地問着我，滿臉堆着笑。

「來得好！我給你一支烟抽！」他說着便在荷包裏取出一支香烟來遞給我，在壁上隨便擦了一根洋火給我燃起來。

「喂！你們入營好久了，」我問高公博。

「我們已入了一個星期啦！前天才大編連，樂山來的全在三營，機關槍連也有，其餘七，八，九連，我是編在九連的！」

「別說了，唉呀！第九連的連長真是有點老坎樣子，一天到晚都在集合點名！」關敵的寢室裏，不知從那個角裏傳來一遍聲音截止了我們談話的機會！

「唐春兒，格老子你們八連連長，沒有一天點幾十道名！」高公溥反駁了唐一句，我正在揣疑是誰，啊！原來還是我們同班最愛與別人開玩笑的一個同學，唐兆炎，我詫異的呼了一聲。

「唐兆炎。唐春兒！」

「嗨！你已來了嗎！」他聽見了我的聲氣在呼他的名字，亦是非常驚奇的跑進來「你不是說回家了嗎，怎麼又來了呢？」說着把頭都湊弄我胸部來看我的符號。

之後，他補上了一句「啊！他還是韃為來的呢！」

「我聽說你報名之後，家裏把你捉回去，關在衣櫃裏啦！是怎樣出來的呢？」我問唐兆炎。

「別開玩笑了，那有這些事啊！我不過是回家被禁足了幾天，我就偷偷的來了。」

「高公溥！你們的生活，你覺得和學校怎麼樣？」在七嘴八舌之間，我問了生活情形來。

「啊！兒兒兒！這才入營都是一天點好幾到名，還有鑿草整理營房……最老火的便

是每天的内務呀！排長常時說叫我們早起輪廓，不然就罰你的衛兵或公差呀！」他一面說一面手舞腳蹈的比得真像！

「爲什麼要這樣呢？」

「聽說是新兵入伍訓練，莫有出操打野外，就搞這些啦！還有一點才搞不慣，早晨吃的是衛生稀飯，清湯湯的光屙屎……」

「哈哈！你的話真有趣味兒！什麼衛生稀飯還不是米煮的嗎！哈哈……」

「抵抵打打懂」——市街的百姓人家在敬家神了，響聲之後，隨風撲來一股硫磺氣的烟味。

……

經過了較長的一段談話時間，在營中開過了午餐，我便告辭他們回到招待所裏。

「好消息，今天下午去看瀟光電影院的，」大蘿蔔呀，「我正欲躺下來休息一會，看四面的同志却在向門口一方移動着，人叢中喧出了這樣的一聲，於是乎我也不想躺了，隨着他們屁股後頭追着。」

在大街上走了較長的路轉個大拐，接連又轉拐之後，在公園的右手邊才看了電院，紅字寫的「勞軍」兩個字，老遠看得很清楚，走到一看，灰一色的全是軍人，老壳像莫奈何似的，搖不停。門還沒有開，似乎有些同志在那裏和守門同志吵一架，門忽然洞開了，一夥湧泉似的蜂湧而入，我也乘勢擠進去了。

剛映到一半的時間，因為人數太多，二樓「哄哄」的跨下來了。設了幾個衛兵，電映頓然停止。

似乎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又開始映，片子很長，映完之後，出院也是黃昏時分。暈頭顛腦地，拖着沉重的腿兒回到招待所裏。

天明開過早飯，整齊隊伍，開向小市車站，前後的火砲響耳不絕——鑼樂同鄉會來歡送我們。

橫渡了沱江，長蛇的隊伍，在大年初一的大吉日子裏，已在風塵的道路上各自上車了。

我們的同志，也只有八十餘位，兩部十八世紀的老汽車在一路的鄉下穿新的大姑娘們目迎日送之下，風馳電掣奔跑着，沿途的青年同志——請假回家過開熱年的，見了我們車上插着一支旗幟，知道我們也是從軍同志，都望着我稱出大指姆在空氣裏揮動着，口裏喊吼着「頂好」。

車子在起伏的馬路，轉灣倒拐，瘋狂的怒吼着，我們也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可是雖然我們大家都在這新年裏離鄉別境一點寂寞淒海的景像。

方午，車子抵達了隆昌南門，連發點放地把我們一個個吐出來。

隊伍沿街行走，街頭上真像一個過年的樣子，家家關門閉戶，間或又才有一兩家販賣湯圓和麵食的，肚子雖說餓了，可是在大隊的行動裏是不能私自下來去吃一點東西的。

只得伸長頸項望着而已。

我們到了樓峯中學招待所，點名之後休息。

領被蓋下來打掃寢室擺被，一切周旋以後，已是黃昏了。似乎還沒有開午飯的消息，招待所的管糧員不在，一直到這時還沒有領下油鹽菜米來，更不能談炊也。

「他媽的！大年初一就餓飯——」帶隊官是搞啥的！「我們人家都怨氣裏，真是慌忙吃了幾碗稀飯，經過一百多里路的车子搖抖，肚子裏實在是在鬧革命了。低低的有人罵了一句。

真的今天驟巧了，午飯晚飯一齊開，晚上九點鐘才開飯！我還算聰明早知道鬧了一陣沒有用，還約李柏森一路去街上去，小吃了一頓，總算過了新年。

初二的體格檢查和筆試。

體格檢查完畢，我們的同志中又刮掉十幾個不合格的，我總算已取上的一個。

今天筆試可真不容易，沒有進過洋學堂的，英文一科就喊過不去，國文一個作文題是自傳，格外難和翻譯。這倒沒有什麼問題，英文是口試，數學這回我還算記得些個重要公式却並沒有把我考着——是依各人的學籍而問考的，數學也是依各人的學籍來問公式，常識也相當不鬆，包括黨義、史地、衛生、公民等等……這一天放過之後又是刮掉十幾個同志，而我也平安過去。

這幾道關口一過，這回可算是不成問題就入營了。

十

第四日，果然來了公函，叫隊伍開到文廟內，入六〇九團二營四連，隊伍在一聲「向右看——齊，向前看。」之下，隊伍向右轉了。

我們到文廟裏，天井裏重整齊列子，一會兒來一位高高的，不胖不瘦的，面頰相當寬，徐徐地走上台去，值星官呼一聲「立正」，一五一十的報告了人數，再喊一個「稍息」。

這位高高的身材的官長，背後還有一桿短火，在台上把眼睛向台下四週巡視一下，才開口說了一聲「各位同志」，於是我們全體肅然立正。

「今天你們各位同志初到我們營房裏來，對於生活方面，希望你們把學校的好習慣帶到我們這裏面來，……本營長以真誠的心來教育你們……」

講話完畢，我們方知道他是營長，繼而連長來點名講話。

跟着又編隊，因為我們在本連來說是來得遲，編來編去，所以把我編在九班住下，李柏森在八班，班長是我們同志中暫時選舉的，或者是人高一點，就在前面當班長。

編隊完畢，發給軍服、襯衣、軍毯、被蓋、被單、而盆、面巾、口盅……一切日用品，二等兵所應有的都發了。

隨着在晚上，每人發了一個預備兵的符號。



初入營的兩天，還算沒有什麼事，守衛的衛兵是團部派來的老兵特務，初在營裏似乎沒有什麼，却不像過去的壯丁一樣牛馬的生活，長官雖然一天照例要點幾次名，但是過了幾天也就覺得習慣了，不過就是想上街去溜一趟時，衛兵照樣要干涉，其實正官都沒有什麼，因為老兵愛找我們的麻煩，所以對於老兵就有一點歧視，覺得他們真是一個老兵種子，吃了青年軍衆多天的飯，還改不過來。

新兵入營真的沒有事就喊帶內務，整理營房，平操場，修馬路等工作，還是沒有空閑給你休息的，早晨一早就起床到團操場升旗做朝會，跑幾個圈子，就這樣生活已過了差不多一星期了。

一日團部來命令，要叫修大操場側面的一條從各面到團部的馬路，晚上達到了逾告，連長在晚點名時向我們宣佈，次晨又吃了一些黃豆花生米，和稀飯後，就分配圓鋸十字鎬。

「叮叮噹噹」一陣響過後，有的拿籬筐，有的拿畚箕，有的拿扁担，拿着各樣工具，人馬整齊地出發了。

馬路分段工作，一共有五個連，四、七、八、九機三，分配完竣，開始工作，排長也把棉軍服脫下來幫忙。

「夥契！幹呵！」李和森挑了一担黃泥土，很有勁似的向他那一班的同志說着。

「笑話！這點算什麼」，旁邊的一位同志，似乎在打混一樣，趕緊把圓鋸拿起來答

應道。

嗨嗨嗨！努力用力挑！嗨嗨嗨！……

亂雜的一條荒路上，只看見來來往往的，挑的抬的兵老爺，真訴有味兒，沒有一個出一怨言。

團長騎在馬上，過來過去的看着，弟兄們在邁力氣，而上壯起了滿臉笑容，說道：「弟兄們儘管幹，那個先修完成就去看戲」。

同志們得了這一個看戲的消息，於是更努力加功地幹。

伙伙從遠遠地担起一搖搖的來了，肚子雖然早晨是稀飯，似乎作工忘記了餓一樣，不管一切又繼續幹下去。

一直伙伙把菜擺在地面，碗弄好了之後，等待着全體一齊開動。

「弟兄們！抽烟吧！」王排長在我們吃後休息時，從貨袋摸出兩包烟來，一個一個遞，有一些不會的自然就免了，我不客氣就抽了他一支。

休息後，又幹起來，鏟的鏟，担的担，沒有一個是剩閑的。

……

我腰骨似乎覺得有點酸，肩膀已磨紅了，欲要休息會兒來補償疲勞，可是爭早完工的心理趨使着我，沒有喘息的機會，又担吧！

大地充滿了陽光四照，依然一股山風吹來，似乎把我一身的塵埃都吹掉了，我在挑

着泥土的雲兒，飽飲了山風的味道，也覺得把這寒雲除了，又幹，幹下去。

眼看到工作快要完成了，更加力的幹，果然在我們一百多個同志的好上心之下，不黃昏已幹完了。

連長看我們真的把工作在他們之前先完，很乾脆的說了兩句：

「弟兄們！辛苦了哈哈……帶回去吧！」說着，向值星官領視了一下。

值星官便遵命，把我們帶回營房。

洗臉洗腳，揉操完畢就進晚餐，吃過了，同志們稀稀落落的各人往戲院裏走。

等到戲開始時，我們的同志也差不多全到齊了，樓座佔大多數，樓下也有幾個同志

戲唱在中段時，忽然樓下在爭吵！

「他媽的，出去！」

「我不該看嗎？」

待我們樓上的同志都站起來看時，原來又是特務排的老兵在與我們的同志鬧！

「團長叫我們來看的，」一位我們連上的同志說。

「我不懂，出去！」老兵說着，就動手要想打人。

於是樓上的同志大鬧起來。

「打那老兵！他媽的！他要罵人！」一聲飛出來。

「對的，打暗！」又一聲附和着。

「克克卡卡」老兵們把槍裝上子彈，似乎我們就是敵人，把槍口朝着我們，吼一聲「那個敢打，下來。恨眉綠眼把我們樓上衆同志盯着，想彈壓下來。」

「對的你不走！」樓上一聲怒吼之後，轟轟，……一溜就撲下樓去。

老百姓見到事情不好，恐怕出怪，蜂擁而出了，於是乎我們的同志，抓起板櫓就甩去。

「乒乒乓乓」的聲響裏，只看三板櫓在空中飛舞，有去沒有回來的。

特務排的十幾個老兵東西，槍也不敢放，只是抱着槍桿亂串，把他打得落花而逝了。

鬧打交響之際，戲台上的花臉，小旦也嚇得退後台，最後只剩下一鼓一鑼和幾把椅子。

一場有味的戲也不得看了，老百姓出了票錢更是冤枉！我們零零落落的各自回營房裏。

「爹爹打打……」緊急集合在亂吹着，值星官在吹口哨，我們暗裏知道事情怪了，要出事！

一會兒連長集合我們點名，全連都到了，連長沒有清查是誰肇事，只是向那個出手

打的特務班的糾查，我們全體一聲。「是我們全體都打了的。」

連長沉思了一會，似乎不好處理，就發出一聲。

「你們選個代表出來，到團部去見團長，有話訓。」

於是七嘍八鬧之間，我們選出個重慶大學畢業后又教過犍爲縣高中的一位同志湊爲輪，他不但善於談話，而且也很懂法律。

當晚就到團部去報告團長，此事的乍來乍去，一一說得頭頭是道，團長莫奈何，也就放回來了。

這事情的發生以後，第二日就全團大編，在一個通報之下，全體同志各人拿着自己的行李到團部大操場去集合。

隊伍排成幾排很長的隊形，一聲口令，一至七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

報數之後，我是編在七連了。

第一排排長張澤華，看起來子非常的兇，說話也要帶三分殺人的樣子，教育班長是軍校剛畢業的，是一個少尉，排隊時，我自然是位於第二班，這班長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

「趙先知」張排長編完隊後在點名，眼睛像警察的巡官一樣，把我們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

「有」口脚一齊動作着，很機械的立正了。

「譚德三」

「有」

點名清理人數完畢，七連各排在一堆，成講話隊形結合，連長講話。

連長張琨山，訓話時，滿臉笑容，却不像過去遇着那些官長談話生硬，沒有官架子的氣概，總把我們當着老弟看待，對我們一切非常周到。

東方還未發出魚肚色，一陣北風從窗櫺裏送到我們頭上來，公鷄開始叫頭遍了，我又懶洋洋的翻了一個身，又躺下睡着。

我迷迷糊糊在沉靜的黑夜裏，忽然一聲「大大打——爹打大——」的聲音震動在耳邊裏，口哨響得異常激烈。

「起床起床！把內務整理好！」張排長的值星官，一副好嗓子，又莫有燈點，催着我們在黑暗裏摸索。

「啊！襯衣穿反咯！」在慌忙的當兒，不知從那裏飛來這樣的聲音。

內心的緊張外加力的吼聲，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梭下床穿起鞋子就開跑，臉都不洗就往營部操場去集合，舉目四顧，一遍駭聲，昏昏欲亮的二八際下，長蛇的隊伍在馬路上蠕動着，走向操場去開朝會。

走向操場去開朝會。

早飯後又是徒手教練。

「立正——稍息。」

科目「稍息」，「立正」，連長在向我們下科目。

「第一個進度，立正……」

講完科目，排長離開擊作。

全操場裏，全看着是新兵在訓練。

這裏聽見「立正」那裏聽見「稍息」，滿操場全是乾燥的有節調的聲音在響着。

「拿出精神來，幾下操好了我們就解放休息！」排長在向我們鼓勵着。

一上午的時間，就是在向木偶人，叫一聲就動一下，就這樣便過了上午。

午飯後，操的是「向右看齊」「向前看」。

「中間第七名，稍退，好……第八名，稍退，合式了。」額上滾出兩顆汗珠來，排

長似乎在看墨線似的把石眼閉着，站在排頭隔五步遠的地方，用手揮動着，表示「退」

「上」。

頭幾天覺得很好玩，一點沒有疲倦的就過去了，吃過晚飯就三五成羣各自出去散步

這幾天來，似乎覺得腰酸腿痛，晚上倒下床就不能動了。

新兵訓練，過了十幾天之後，一點都沒有酸痛的地方，一天排長還特別贊揚我，講

我的精神好。

差不多隔了兩天之後，下了操之後就出公差担米挑炭，徒手的教練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有眼之法的工作，一說便懂了，並且原前在學校裏又是操過的，再來嚴格的一下，什麼都會了，我們總望着那一天能把槍支發下來，給我們操作。

在這機械似的刻板生活又過了一週多的樣子，才得到團部的通令，叫每連派公差去領槍。

連上的同志聽了值星官宣佈要派公差去領槍，於是全體都願意去領，因為好奇心籠罩每一個渴望的心靈。

當然是不會要全體都去的，終於由值星官指定二十名，不知怎的東找西尋結果把我找出了。我非常高興，因為這是軍人最神秘的東西，也是軍人的生命，腦子裏在這樣一想，歡喜得跳起來了。

午飯之後集合我們二十名公差，開向團部裏去。

步槍一支一支地從樓上送下來，這倒不稀奇，一槍全是豬肉般的脂肪質，抹滿了。

又一樣六公分迫擊炮和機關槍送下來，這才是使我們沒名其妙，管你是什麼洋機器，筒通炮也好，一個背幾支就往連上跑。

槍背回時，沒有別的事可做，就是發下布和油來，叫我們擦槍。

我拿了一支中正式步槍橫看豎看的，看了幾下，我忽然把刺刀取下，拔鎖一看。



「啊！好亮啊！」寒光閃閃，極有刺人之感，不禁使我回憶童年時代的一切嬉兒情況，我看了那大兵行軍宿營門上，威武有神的兩邊站着兩個衛兵，「敬禮」「禮畢」的一個官長進出，就要這麼的高叫兩聲。

這回憶使我牽到紅軍的事情來，當鬼子變兵過兵走我們家鄉過的時候，那正是秋收打穀的季節，農人們手足無片刻休息，晚上更不能安寢，那時我才七八歲的時候，家裏也打穀子，有兩天押了十幾個工人，我沒事也到田壩捉蝗蟲，代看了穀子。

田壩裏正在兵兵兵的聲音和唱山歌的聲音交響的時候，忽然來了十幾個大兵，說是隊伍吧，又沒有軍風絕的樣子。說是土匪吧，又不正明公道的背起槍支子彈，我認爲是逃兵。

既而不久，一羣參差高矮頭尾不分的大兵，隨着喘喘的一片聲音走過來了。

我抬頭左右一看，「啊！不好了！」只見那些打穀子的工人，比戰敗逃命的兵士，還要奔命的跑得快！後面隔十幾步遠，有幾個穿着黃軍服的兵士追着，直吼：

「老鄉！老鄉！」

那人一點不敢回頭瞭一眼，只是急跑！

這時我正在籬笆下玩着蝗蟲，「嗨！看！」我驚奇地叫一聲，目光四顧，田裏打穀子的也一齊跑走了。

遠處隱約地看見一個半百年紀的老頭子，肥胖的身子蹣跚邁穿無楊柳林，跑進墳墓

的石縫裏，後面也是追着幾個兵士。

這個殘廢的老年人，真逃不脫那魔王鬼的手，終於被幾個大兵追趕出來了，押回人馬大隊旁邊，放着一扣黃軍服，雜七雜八的還有一些背柔兒和步槍，水壺等，要迫着他幫挑起走。

「老爺呀！我我——我挑不得！」老頭子在緊張失神的衝擊下，發出驚人慘叫的撞抖聲音。

「拍」的一聲，只看見那槍的槍托在那頭子的身上打了一下，赫着了不知世象。

小朋友！小朋友！你趕快告訴我，這打穀子的跑在那裏去了？「銅灰色的臉，似乎像伙伙，閃閃的眼睛，恨恨的把我盯着，詰問起來。

「我……我……」我正驚悸之際，「我」了幾聲，終於沒有「我」出來。

「你，你快說……不說我就對你……」那騎兵真有一股蠻勁，說着就捏起拳頭，在我的面前晃了兩下，似乎要給我打起來的樣子。

「我我……我實在不曉得！」

囊中捉襟的四圍八方都在抓，結果，我們僱工被抓着兩個，拳頭腳踢之下，肩膀上放上一擔子，就徐徐挑着走了。

我看見我們工人被拉夫拉去了，不禁也滴幾滴同情淚來，——我心裏罵着：「騎兵，不講理！」

「老魯，在出神嗎，又在思家麼？不要太世故了，橫豎入了營是吃苦的，快擦刺刀吧！」班長驟先知，是湖北人；說話像播音機那麼的大，拍們一下，這才驚醒，啊！原來是回憶失了神。

我四面一看，見同志們的槍有好多擦好了。唯我的一支，還沒有肥皂開水洗，趕快拿着跑到廚房裏去。

用了一點多鐘的時間，才把這七零八亂的機械還了原。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轉眼又是關餉的時候，每在收操的前十分鐘，就教點名時如何動作，如何應名走正步。

果不其然，師部的軍需來點全團兵、伙、官長，都到齊大操場集合。

軍需官似乎故意幹的一樣，名字叫了之後，要連看幾遍，其實一個二等兵的餉，每月祇有五十元，深恐吃了缺一樣，真是見不慣那樣子，反正是拿餉來用，爲什麼要這樣嚴肅呢？

關餉下來，我只關得二十九元，元月份的餉，我入營未滿一月，所以只得人營來的餉份。

從這天以後，我們的操作就上了軌道，每天早晨下床就得趕，太陽下山方止。

早飯休息一刻頃時間，那啓發精神的出操號，便在刺耳的「拿槍操槍」地叫着。

隊伍又成了輪廓似的一個正方形，在營部操場集合，槍支的不夠，以此同志們爲都

要背槍的好勝心，列子裏便發出嗡嗡底聲音。

「把槍給我背。」

「我要背的，你爲什麼不早去拿呢？」

隊伍向右轉，高高低低，走出營門。還來一個跑步，早晨的稀飯吃在肚子裏「定定蕩蕩」的響着，似乎覺得性難受的，管你啥才鬼在響的，這是命令也不敢不服從，於是有的弟兄就偷偷地離開行列，下來假作綁腿散了在那裏打，其實就是軍隊過去後，就在後面慢慢地走着。

春夏給我們帶來快樂，陽光在我們用力操作的時候，也熱刺刺的晒在背上，然而起伏的山巒，還是深冬的景像，菜花的蜜香，一股一股的吹送過來塞在我們每個同志的鼻管裏，也不覺得週身四體的汗水臭味。

「跪下！」我們在壩子裏，跑了幾個圈子之後，排長叫了一聲口令。

「沙！沙！」整齊的就跪下來。

排長的眼光前後看了一遍之後沒有做錯再行叫「齊步走」的口令，再走幾轉立正下來下科目。

講完科目，步槍組和機槍組，迫炮組，各自帶開操着，我是步槍組，操作時大家非常認真，爲了要好好的學一點戰鬥技術，更沒有一個打混的，陽光縷縷不絕晒在背上，每個都弄得汗流夾背，手足拮据，雄勃勃的精神。那個會說我們不是革命青年，看起來

們這樣的精神，又有那個人敢講我們是東亞病夫。」每個的心情裏，都有這些驕健想法。

這種操作的精麻，老百姓走路時，心裏沒有不景仰，沒有不嘖嘖稱道：「真是一批身強力壯的青年，才能受得着這樣的磋磨！」

下午又是操作，進度雖然改過，可是槍仍是沒有離身的。

十一

天早晨，我不知怎的起得特別早，同志們還在熟睡裏，我穿好衣服，就在營操場活動，呼吸新鮮空氣。

一彎明月，斜掛在城的西邊，星辰稀稀的幾點在沉靜的黑夜裏閃爍着，萬籟無聲，只有那能夠每早晨比我起床起得早的伙伙，在廚房裏淘米，「沙沙」的聲音，震動了一線寂的冷空氣。

旗

衛兵交班尾尾的餘音「警戒這邊……一會兒。」

跑了幾個圓圈之後，我倦了，我悄悄的爬到城牆上去坐下，仰望那從「聖登山」發出來的火炬，照映了半邊天，四顧一切還在死沉沉的睡着。

腦子裏煩燥的生起了無數的疑問號，為什麼要別了親愛的父母和親戚朋友，而今獨自隻身在這兒，裏沒有熟人，更沒有知己，國家，國家，什麼是國家？我不知道，這

個空話的名詞我聽了耳。

社會是冷酷的，人類含有愛的成份麼？我不知爲什麼鄉裏的老百姓，總是終年痛苦不絕，有還要受那些吃人血的狼虎；刮削和壓迫，我曉得我是個無知孩子，不懂什麼，博愛還是孩子性的童心，我憎、我恨、我不曉得宇宙爲什麼要有人類，造物爲什麼要給人們以痛苦，爲什麼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歧視，真的是沒有愛嗎？不，爲什麼有戰爭，戰爭是殘酷的，多少慈悲的母親們都爲他們的兒子在前線而擔憂，夢裏都是盼望戰爭快結束，好等自己親愛的骨肉回家來共享天倫之樂。更有多少慈悲爲她們親愛的兒子在前線效命疆場而整日哭斷腸，啊！戰爭！戰爭！你是愛？抑是恨呢！

戰爭啊！饑饉交織的戰爭啊，尸橫遍野，血流飄杵，我也有父母，也有親朋朋友，他們爲着我而擔憂，我不應該私逃，我要向父母親說明，表白這不是故意要使你們少一個人而多一分憂愁。我更該坦白的說這是戰事的罪孽，我更應當告訴魯懷序說：「我身上有路費錢，我們一路去吧！」可是我真對不起他，使他失去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在政黨的封建束縛下低了頭，更使他得到一個極大的打擊。

魯文剛！他的母親真會說，什麼雄心都給她說掉了，現在只有在那溫暖的家裏管理家事。王鵬高老師，真會同情我們的遭遇，（被母親從城裏回來時，他又給我一些鼓勵一對清亮的眼睛文弱的身體苦口婆心的勸着。）

魯伯堯也還跳得有勁，結果是一場空事。

冰冷。

王代中家裏要他……：

家鄉一切風味，我飽飽地回憶了一遍，那吃人的魔鬼，還在片刻不止的踐踏和剝削，白天晚上都在算計，如何去詐取，抽壯了是他的好機會。還有那爪牙也同流合污的吃下糧穀來，這等等的時候在心坎裏已早就刻下深深永不可磨滅的印痕，他們只披有人皮，却沒有一顆純良的人心。他的心是冷的，凝固的。不知那千百萬的淪陷的同胞們在咆哮，不想那千百萬的同胞，陷在那水深火熱之下在痛苦嚎啕，這些該死，該死，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淚水流來把棉軍服已溼透了！我只有想那千百萬英勇的健將們，也就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有熱血，有勇氣，他們在枕戈待旦的對抗敵人，他們在赴湯蹈火的爲人類的愛而拚命。

## 十二

陰風慘慘的雨，打在玻璃窗上「體體答答」的擊在竹葉上。

風，風也奔騰澎湃的怒吼着，中正室裏稀稀落落的幾個同志，在那裏翻閱圖書或雜誌，四壁懸掛着各人肖像和一些地圖，書櫃裏的書籍，東偏西倒潦亂不堪，幾本厚厚的

康熙字典，冷落地擺在那角落上，架子上佈報紙，被風吹翻了。還有那薄薄的雜誌也被風吹落在地上。我打了一個寒噤，又埋頭在那裏看一本杜甫的詩集。

另一本是不知誰寫的去國行，我認，讀，詠。

今天不能出操，上課我却又偷一個懶，在貨袋裏取出一支鋼筆來，隨便寫一封信給魯懷序。

懷序學兄：真對不起得很，現在我們距離疏遠了，兩地睽隔千里，遙想去年殘冬之季，從軍之聲盛囂塵上，你我拚肩在容大旅舍，高劃將來離了家，去爲國家民族作一個小兵戰鬥員，奔向遙遠的戰場去飽受戰爭的洗禮，去殲滅那苟延殘喘的鬼子，作社會的中堅，國家的砥柱，而現在呢，我對不起，我向你道歉，這是不對，在福祿鎮的河岸上，在沙溝街的麵館里，你再三的問我有沒有緊要事情而進城，當時我沒有告訴你，這個遺憾使我們的團體裏又少了一個生力軍，戰鬥員，亦使我們兩地獨居，雖然在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裏，我們不常在一塊談話，然而我們的心情裏終是永遠集合在一起的。

在營的生活是有趣的，我們這裏沒有寂寞的日子，一天到晚過着緊張而有節調的生活，都要比在鄉下好得多，我們的同志是多麼和睦，官長是多麼的愛護我們啊！學校的生活我怪討厭的，一天就死板地坐在教室裏，我要告訴你我的體格現在却比過去強得多了，生活是有規律，學習是有步驟，我們每天上午打野外，下午就上課堂，我想把打野外的情形說給你聽，你願意嗎？大概你正期待着我寫這些信給你吧！



在一個遍野春色，滿嶺蜿蜒的山地裏，太陽辣巴巴的晒在我們頂上，我們每個人背着一個背包，和帶各人的槍，在演習「班攻擊」和「班防禦」，我們本班演習攻擊，我是擔任了榮譽的戰鬥「傳令兵。」

在金黃色的山地側邊曠野裏，我們排成班攻擊時的態式，攻擊的目標是黃泥坡，由松林坡起，排長再三指教班長的動作和怎樣下命令，之後班長照樣做去，全班的隊伍由副班長率領。

班長帶了機槍手和傳令兵我，在前面去觀察陣地，警戒早已派出來了，我們匍匐前進，頭也不敢高舉，惟恐敵人發見了目標，班長低聲地向我和機槍手說道：

「你看那邊是沼澤，這而一灣是竹林，可以由此前進。再前面下點的獨立家屋，那側而有障礙物，機槍組走這邊……」

陣地觀察完畢，班長用手示揮一下，是叫副班長率領隊伍前進的意思。

全班各個躍進，通過稜線，班長又叫我與左翼班聯絡。

……

「拍拍拍」的一陣槍響之後，我以為開始衝鋒了，我在陣地上爬着，不敢前進，亦不知怎麼的一回事，但又恐被發現了，命中我一槍，傳令的任務就不能達到。

我偷偷地爬起一看，啊！原來是斥候在前面遇着了敵人的警戒兵，敵人正向他開始偷擊着，我心裏暗暗地想：「這正好，他一開槍，我們就知道他的陣地位置。」

來。  
在那大棵黃桷樹之下，敵人的左翼機槍組，和前面墳墓地的散兵壕，也完全暴露出

我趕快一面聯絡，一面就回到班裏作戰鬥員，我們的偽裝與大地的顏色一樣，攻到敵人陣前也不會給敵人發見，這時我的心却非常緊張，稍一不小心，就被敵人打死。

我們一彈不發的攻到距敵人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機槍組在後面掩護着，也沒有發火

「唉！同志們！準備下背包。」副班長微微的聲音，一個傳一個，照樣動作着，準備衝鋒的態式，又接近到五十公尺。

「上刺刀，拿手榴彈，」副班長又一聲低低傳了一個命令。

「打打打打……」機槍組猛烈的射擊着。

敵機槍也「哭哭哭……」的走我們頭上「呼呼」地飛過。

「兵兵兵……」煙霧彌漫了敵陣，土石橫飛。

「殺——殺——殺——」

一股勇氣衝上陣地，力鬥鋒刃，閃閃耀耀殺上去，鏗鏘的夾雜力勝的一切慘叫聲音，殺殺殺之下，殺得敵人落花流水，只剩一挺機關槍在陣地上。

……爹打大打……收操號角裏，才知我們這是演習！這一次激戰之下，我們也陣亡了五個同志，殺死敵人亦不少。

序！你以為真好玩兒嗎，是的，這又有趣味又有益處，野外回來，一盆冷水，就洗去整個上午的疲勞。

午后又是操着，整天都在挺起胸膛，豎起脊樑，抬起頭來，立定腳跟。

在烈日的照耀和山清水秀的環繞下，我們奔命的學習打仗，槍便是我們的伴侶，我們的靈魂就羈絆在它的身上，我們沒有一刻那是離開了它的。營旅是我們生命的寄託所，我們愛護和尊惜，也是軍人應有的天職。

青年路可說是象徵着我們的生命線，兩旁的楊柳依依，綠蔭蓬蓬，鶴洞飛泉的瀑布，景象萬千，觀遊繼續不絕而來，這佳美的景緻就在我們的團部側面，我們晚餐后，逛青年路，談笑若狂，真是沒有剎那的寂寞。

序！這封信也不過很簡短的說了一些軍營的情形罷了，最主要的還是說我是最榮譽的在青年軍裏當了一個二等列兵，擱筆了吧，一會兒我們要上課。敬祝。

快樂

你的遙遠的老鄉

用 於四月二十日

十三

午眠正睡得熟的時候，忽然煩燥的起床號又吹了。

「見了鬼！他媽的，早不吹遲不吹，剛好我橫躺下去就吹了」在吹號驚醒了我的剎那頃，似。迷糊聽着有人在發勞騷似的自言自語地說着，因為起床號過了還有一次預

備號，叫我們仍然不管的專睡著。

「快！快！——起床！起床！——」有名的大確掛長，大喉喘又乾的響著。

中午的午眠真不想起床，終於掙洋洋地爬起來，揉揉眼睛，穿好襯衣，在廚房打盆水來洗了臉，蹣跚地步進課堂（飯廳即課堂）裏，瞬眼一看，人數差不多也要到齊了，我不管一切各人坐在座位上。

上課號剛響時，人數已來齊了。只聽到訓導員的皮鞋「克登克登」的聲音走進講堂來，手裏拿着一本英文教材，眼睛向我們每個座位掃射了一下沒有開腔，隨手拿鏡白墨在黑板上寫著。

Dr. Sun Yat-Sen'S WILL

for forty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寫滿了一黑板之後，才回轉身來，向我們講道。

「這一籍教材是總理遺囑，總理是病故北平協和醫院的，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他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一位神話傳說的人物，就是民國成立以來的幾年，這種傳說也並不減少，他偉大的人格，崇高的理想，所以吳稚暉先生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保持本來面目，沒有染上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他又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很多曾經在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的看待他們。」總理生於世只有六十年，而他的奔走革命，也就有四十年

，他的動機完全是爲人民……推翻了幾十年來專制束縛的政體，而求得人民自由的解放。雖然他屢次起義失敗，可是每次失敗爲成功之母，百折不撓的決心，終於成功了。……所以今天的政治課程家講這篇東西也就是要便你們明瞭一下。」

訓導員劉文模，是四川省教院的高材生，一副親和陸的面孔，談話異常自然，自從來我們連上時，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革命的人物，他講話或做事，隨時都把國家做前題，總理遺教做準繩，領袖言行做訓文。雖然四川人讀英語音不準，可是他還常時不辭勞苦地教我們的會話。

當他休息一會，讓我們已抄在副本上時，才開始講課文。

「我想同學們一定在過去學校裏已會講授過的，你們不厭其煩的也再來聽一聽……我自從志革命以來，已四十年了……」

訓導員真正是本着自己的職位在作訓導工作。他講的科目，什麼都有，如像國際公法，新憲制地方自治國家財政設施代議制……就是有時生病，他不願意停課，便請八連的張訓導員來代授。

……

費管時分，天邊像黃紗似的扶上了一層金色的霞雲，俱樂部的幾位學京戲的同志，在那裏吹腔頂板的唱着：

「蘇三——別了洪——洞縣，——」

天際漸漸地沉暗下來，遊山玩水的弟兄們絡繹在向營房裏走，上晚自習的號在召喚我們到課堂，每個弟兄在一天的勞碌得到了晚飯後瞬息舒暢，都懷着喜悅的心情，魚貫而入各個回到自習室裏。

有的在寫筆記，有的在課堂練習喉嚨的高音，有的更忙着給愛人寫信，兩盞煤氣燈，「施施」地發亮着。

「老李，你又在寫什麼！」俏皮的王仁，一把抓了一張似乎是一封情書的樣子，在課堂裏面按來過去的追着。

「你別管我的，我那是家信」。老李急促的追着要這封信。

「跟我看兩個字就給你？」王仁早知道他是寫的愛情信，就故意不給他，問他這是給誰寫的。

「我不給你看！」

「我只看看是不是家信，可不可以？」

「不，我都是很重要的，還不給你看！」

「嗨！雷斯張，哈哈！」王仁真的在燈下一瞧，不絕高聲叫起來。

「好了吧，別耍噱頭了，來來來，我給你一支香煙抽！」老李說着，一把拖過來，在貨袋裏摸出一支香煙給王仁，這才了事。

講臺除了這兩個噪聲之外，別無聲音，他們兩個的聲音壓下去後，寂寞空氣裏，只

有那個大喉嚨在練「隋——奶——米——發——案——」的高音部。

一場自習似乎很安祥就過去了，下自習號仍然有些要點私燈來開夜車的，大概也是爲了愛人的翌誓吧！管你愛人愛鬼的事啊，我也順着號音，回到寢室裏，把千里旅「草鞋」一脫，就上床呼呼地睡將起來。

迷迷糊糊的黑暗，聽到有急走的脚步声，「有人——有事——有鬼——」我不能自己支配自己，莫名其妙中，似乎有「快！」的嘶叫的聲音。

再翻一個身後，洗耳一聽，真的有人在走廊上急走着，我伸頭一看，果然那邊寢室外，有人在圍着一團。鬼眨眼的燈火，在一搖一晃的動着。

呼呼——陰風鬼魔吃人似的在屋簷上刮着，雨，不着地驟然在屋上打着瓦背，「打打」的擊下來。

我披衣起去一看，啊！原來是汪同志在害霍亂病，滿地都吐瀉着，同志們圍着臉青面黑的病者，無所措施，呆呆地望着，只好去報訓導員，這時着急購藥也無法。

訓導員在熟睡裏聽到了這個不好的消息，翻身下來很快地走過來，喉嚨啞啞地叫着：

「王班長，快點去把兩件衣服來，繫一個單架吧！」

當發「人的一響——響響響——」在屋頂滾滾來滾去的吼着。

病人的吐瀉越加厲害，訓導員急忙往連長室去拿電筒，一會兒，連長也來了，病人也談不出話來，單架已在急忙做起了，借了四支電筒，準備送往衛生隊去療治。訓導員連排長的油布毯子，一齊拿出來，有四五床把病人輕輕地放在單架上；我們在電筒和電閃之下，把病人抬出營門，走向衛生隊去。

訓導員唯恐途中觸電或跌跤，決同我們親往送病人。

黑夜裏，暴風雨和雷響的交錯下，電閃一黑一亮的，泥濘的曲折荒徑，人走過陷滿了腳灣。

「體路體塔」的在水泥上踏着，溜滑滑的唯恐病人跌下，走過一灣又一灣，徐徐地才到達衛生隊門前，時已午夜了，棚裏衛兵也沒有一個，門是關得好好的。候了十幾二十分鐘才從門隙裏剝出來一線燈光，隨着怨煩的一聲：

「那一連的！怎麼半夜不睡覺。」司藥士出來應門。

「快開門呀！你們死了嗎！」訓導員怒火急了，用手在門扉上重擊兩下，責斥道。開門進去，病人還是不着的吐瀉着，人事已醒失去了知覺，頓時搜得皮包骨頭了。「咳！」病人一聲長嘆，這時醫官已開始注射。

#### 十四

黑暗籠罩了大地，預備號音刺耳的響着，排長的尖銳的哨音在寢至周圍叫着。



「準備！準備！班長領子彈。」

連領星官宣佈各人的帶的武器之後，「沙沙」的腳步聲急跑，集合號剛吹完，值星加發口令：

「立正——向右看——齊。……」靜悄悄肅然無聲，只聽得低低的「一、二、三、

四……」的報數的聲音。

「向右——轉，目標松林坡，」當值星官的口令說完後，前面排頭開始動作。

天上現出幾顆似似暗的星辰，沒有月光，暗暗地覺察到這是曲折的山徑，兩旁荒蕪，我們的長蛇的隊伍，在黑暗下摸索着，過路的老百姓真是把我們莫明其妙；「他們什麼這樣的丘八行軍還是一聲不響呢，他們是換房嗎，啊！大概是開上火線去打抗戰的。」的確我們的隊伍是嚴肅得很，沿途沒有一個開腔的。

隊伍開到松林坡停下來，放了一槍信號彈，營長也騎馬來了，營長在馬上坐下着科目：

「今晚，各連舉行排攻擊和排防禦，先由尖兵的科目，再進度到本題……最重要的，是嚴肅軍紀，彈不虛發，是晚通宵達旦，但是你們在途中還是可休息一會兒，聽我的信號，你們開始動作，現在各連帶開再講科目。」營長把話講完之後，我們的隊伍各自帶開。

本連的隊伍在黑暗下又摸索的走了一段路，隊伍在荒地上停下，連長站在較高的墳

墓地上開始着科目：「今晚主要的還是攻擊和防禦，在加上前面的尖兵動作，斥候警戒等，把第三排解散，分配在第一二排担任攻擊，第二排担任防禦，攻擊的目的，在攻擊敵的突出部和薄弱部，攻擊又分爲「陰攻」和「陽攻」。陰攻是以少數兵力在敵陣前方包圍，使敵人用全力對抗時，便大部兵力用側奇襲，這樣就容易將敵人於陣地內而殲滅之。陽攻是以主力部隊與敵人對命，而奪得敵陣，如知悉敵兵佔優勢時便可一舉而殲滅之。假如明知敵人佔優勢時，就只能用偷襲的辦法了，或包圍，或攻擊側翼，使出其不意，防其不備而殲滅之。至於尖兵應注意是與昨日晝演習同，不過今晚的尖兵是由大兵團的尖兵連的一支路的態勢，演習前進……你們整編一下，等待信號就開始。」

「整編一下，我們是原來老一排二班的戰鬥兵，自然是擔任攻擊主擊手了，分配完畢我們就解散原地假寐，等候命令開始。」

在死一般的沉靜下，荒塚上，貼滿了如死了沒有埋一樣的同志們，一個個的一聲不響地只有微微喘息震動了黑夜的靜悄，同志們有的用背包作枕靠，有的在相貼着，也不乏有用石頭來當衛生深枕頭的，更有恐怕跑起來縛腿散了而再從新打過一次的，平常最愛鬧的幾位小兵，今晚也沉默寡言。

過了兩點鐘的時候。

「兵」——天空裏忽然呈現着一塊拳頭樣大的光亮，照耀在地面上，清清楚楚地能分出彼此來，繼着又是綠的兩槍，這是暗暗的說：「演習開始了。」

大兵人馬在這猛的一陣呼喚之下，如像睡獅在夢被人擊醒似的翻身眼也不揉一下就爬起來，演習的連排長是我們同志自行擔任——（因為是軍官的教育，所以一切官長的指揮動作等都由我們自己來担任）帶就行幾槍文便開始。

團派出前衛營，營派出尖兵連，連派出尖兵（排）。

.....

排長複誦：「.....有兵力與我劣勢之敵。於昨日午後三時由王家場向我前進中，其先頭部隊以達到張家灣，聞有可能宿于地廟一帶，我軍有迎接先敵之任務，我連為尖兵連，本排為尖兵，連長在尖兵連先頭一百公尺，沿道路兩邊，一百公尺之內，經王家坡，過石馬場，向土地廟一帶搜索前進.....命令，本排為尖兵.....第一班班長率領該班為搜索班，在尖兵先頭五十公尺，道邊三十公尺內搜索前進，行進時余在尖兵先頭。第二班班長率領該班士兵兩名為聯絡兵，隨時與連長連絡.....」

星光收斂了，大地如舉一般黑，伸手不見掌，萬有的生物已沉沉入睡。連一點狗吠的聲音也沒有，我們在松林裏，用繩子牽連着，摸索向敵方前進，我担任一位戰地斥候。

「喂喂？」在我左邊的一名斥候長向我說着：「我們走慢一點吧，快了恐怕聲音響的。」低低的喘氣聲音，把嘴奏在我們耳朵旁邊。我們把頭壓低的，掛着一支步槍，上着刺刀，裝上子彈，用脚尖下地，以免有音響，偷偷地像老鼠覓食似的一進一退的向

前走着。

走約有一點鐘的時候。

「看！」前面似有若無的聲音在響，心神不定，恐怕是敵人來了，夜裏摸索了這樣多的路，不知道是不是要接近敵人，我用出氣的餘音告訴着他：「前面是像有人在走動的樣子，看！那不是像一面銅盔在動嗎？又好像刺刀在閃晃着——」

我們的脚步頓然停下，臥下身軀，急得我一身都起乾癢，掬了一把冷，任務驅使着又不能久停。

幾乎沒有視線的目標，繼趕向前摸着。

「卜通」一聲響，斥候長跌在冬水田裏去了，口裏又不好喊出聲，只得「我……我跌在田裏了」。

「快！快把槍遞上來，背包取下來。」我急忙用槍遞下去，使他用力拉着槍的皮帶，我用力把槍拉，才拉起來。摸他的身上滿是泥漿，我安慰的態度，我覺是很冷的，我便叫他停下來，我回去報告，再另派出一個來。他總是倔強的說：「不，沒有關係，打溼了也未見得冷，只覺得身上加多了點重量就是了，自己只是走走不大大方便。反而是不能因為個人而妨害大眾的。」

真正是鐵打的軍人體格，全身打溼了，無所謂的，又向前搜索着。

「換，換，」在遠處的地方，傳來有人在叫喚，我很疑奇，沒非是鬼嗎？我想大概

到了敵陣地，怪，我們搜索遍囉，這一定是敵人的陣地。唉，爲什麼沒有發見敵人的警戒呢，我問道：

「謝國慶，你聽到沒有？前面在叫『換，換，』的聲音，該不會是敵人吧！」

「把身子臥下來，不忙前進，不要喘氣，再等一等看有沒有動靜，再來判斷……」

「有沒有敵情呵！」

「沒有，沒有什麼，」

我伸了一下苦毛子，打了一個冷噤，更緊張起來，一動也不動，知道是有人的聲音鬼鬼祟祟的又不動。

「喂！這是像——你看，那邊不是在動着，看，看，好好好，你就在這裏監視着，我回去報告。」

我急忙跑回尖兵隊。

「報告尖兵長，前面二百公尺處，已發現有敵情，千真萬確，明明白白，有在叫『換換』的聲音，據我的判斷，這一定是敵人的警戒兵。」

「好！第二班，跟我來！」尖兵長帶着第二班，前來偵察。

「在那裏？」尖兵長低低的問了一聲。

「在那邊，」我用手示向尖兵長指着。

之後，又命我們二人搜索前進，這時我們都膽寒了，恐怕一旦被敵人發見。

又接近約一百公尺遠。

「兵——」「臥下來！臥下來！不要動！」老謝急着說：「看看發火點在那裏。」

「你在這裏，我回去報告。」謝國慶別了我，又回去報告。

手足真着抖，血管幾乎破裂，很清楚的聽見敵人在講着說：

「就位囉！」「左翼，」「左翼，」

我更嚇着了，更把頭低下去，一動也不動。

「老魯，老魯，叫你退回去！」斥候長摸索在我的身邊，悄悄地談了兩句話，我們一同退回尖兵部隊。

尖兵長暗地分了兩尖兵，先用假攻，就是奇攻（陰攻），派了三四名兵在重要的隘口去攻擊，其餘準備拂曉攻擊，我們把子彈槍支背包整理一下，偷偷地過了一灣，爬上與敵陣睜睜相對的山嶺，臥下來盯着敵陣。

「兵——」我們的擾亂兵已在開槍了，敵人仍沒有動靜，又是幾聲。

「兵兵兵兵棒，打打打！」步槍與機關槍的火力交織着，射向敵陣，不住地給敵方的擾亂。

「哭哭哭，棒，呼耳！呼耳！」敵人開槍了，我們的這邊又不動。

敵方停下來，我們這邊又是兩槍。

就這樣的敵火下，我們發見了敵陣的配備位置，在一個小小的山頂上，子彈的火光

反映在木圍裏，便知道敵陣圍圍是水田，我們趁時將大兵力全摸索在田坎上分成七八路，每段田坎邊上約七八人，機關槍組和迫擊砲組在山上就位置，我們準備一切周到。只聽着拂曉便攻擊。……

天氣由漸黑而轉黎明，離天亮快到了，我們各自準備手榴彈，上刺刀，下背包，一與陣地敵營看得一些意，朝霧沉沉地蓋壓下來，只聽得槍托一響！

「打得好大……」衝鋒就在給我們助威。

「打得好……棒……」我們的機關槍和迫擊砲，錯雜地射着。

我們開始擲手榴彈，「兵兵……」

「梅老子！怕把你打不死！」

「殺——殺——」釘釘鎗一片刺刀相斬之聲，鏗鏘連耳，風聲燈光閃閃刺那之間，

尸橫遍野。

……

## 車 夫

黑壓壓拉住大地，成天橫衝直闖的公共汽車，這時還安祥地駛在街邊的地面上，那邊傳過來陰一聲陽一聲的狗吠，撕破這清晨靜謐的空氣外，一切死氣沉沉。只有黃包車夫是守夜者，他們各自坐着，倚偎在車子上，似乎在等待，在渴望什麼似的。

「車子？車子？拉太平門的車子？」我買了晨班的船票，恐怕輪船離開岸後，上不到船落空，故我急切地叫着。

「哦！太平門？……」這是船口同聲的聲音，價錢有五百的，三百五的，四百的，以為機會到臨了，都向我圍來，一個車夫搶去我的手提皮箱，忙往車上揪，邊說着！「拉的三百五，不要多。」

於是馬路上響起「沙拉沙拉……」的輪滾聲和腳步聲，一些陰森森，黑魘魘的慘淡影子，旋轉在我的眼裏，四週却是一片淒涼景象。

「喂！拉車的，你每日進幾多鈔？」我不甘靜謐長久下去，乃發出有意探討似的問道。

「我們幹這門的人，沒有一定的咯！運氣好那天，拉兩三千，除乾打淨，可進千多塊錢。」他很技巧的回答說，他的道地腔調，十足是個重慶人，說時更特別跑快兩步。



從他的回話裏知道，車夫每日還要上稅，租車要租金，東支西出，的確所贖無幾了！我十分同情，並不當他成重夫看待，後來，我又問他幾件事情，他都誠實的回答。

車輪「沙拉沙拉」繼續滾動着，我們又轉過一段黯黯淡淡的街道——

「我看，你是有爲青年，爲何瞞起車夫這一陣呢？」我懷疑的追問他。

他並不馬上回答，彷彿恍然有所躊躇，把脚步放輕而且慢了。然後說：

「我從前也是有個美滿的家庭，也曾同富家公子一樣地唸過書，我也受過母愛，享受過骨肉團聚的天倫之樂，但是後來……」

「後來怎樣？」我問

他仍用緩慢的步子，吐出一口氣忿之後，續說下去：「後來却因逃難全家都分散了。那時爸爸逃在成都，大哥和大嫂跑昆明，二哥毅然從了軍，我和媽來重慶，還是臨別時，在浙川那次團聚之後，我們父子兄嫂就各自東西，天南地北，他們現在生與活，我竟是不得而知，還有……」說到這裏，他停住口，噓了一口氣。

「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我長嘆一聲，這時我真的灑下了一把同情淚！

「還有什麼？」咽喉不許我再問下去。

到是，他鬆了須臾，又接着說：「還有最不幸的，去年下天，我正在憂愁悶悶的時候，我天天在報紙上，雜誌裏找尋爸爸哥哥他們，不幸得很，亦湊巧得很，不幸的是，連大哥他們的影子都不見，湊巧的是我惟一疼愛我的母親，在這個夏天棄我而辭世了

「天呀！我成了個孤零零的哀兒了，我想到未來的朝不保夕，今後伶仃孤苦，和無依無靠時，真想鑽到母親的墳墓裏去，也許還要自由些。奈何生在這個百貨高漲的社會裏，以一個初中畢業生要想在一個舉目無親的陪都，物色一個穩固的職位，真比六月間找雪，比登天還難呀！」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就是這樣呵！活像一個夢。

天上，這時點點疏星掛高了，天色亦揉揉眼睛——

旋即又一拐彎。忽然車夫停止脚步，於是太平門到了。我下來站在街邊，瞧見他兩隻眼角裏，還是淚汪汪的，真的要脫眶而落了。

我掏出兩張票紙給了他，他很感激的笑了，走了，向着來的那條黯淡陰森的街上去  
了。

## 犯罪

差不多太陽當頂的時候，他一跳一蹶的合齊步，原來他把一二一的「一」字，記在跨右的那隻腳上，所以他找去合，就喊合不起來。「起起察，起起察……」不整齊的步伐傳進值星官耳朵裏，速雷般地震，值星官口裏飛出來「死人，腳錯嘍！」走在他背后那位，就故意在他的左腳跟上用力踩一脚。「噠！你在……」他忍痛叫一聲，想停下來，但立刻就被告喝：

「快走！」

幸喜得不遠就是窄路，到時成一路走，他像得到了赦免殺罪的犯人一樣，那有期徒刑住滿了！他認爲最不講人道的，便是當頭火辣辣的太陽，逼得他一身油汗，有幾股在背溝裏直流下褲腰頭。

一陣吵吵鬧鬧，蜂朝王似的，各自離開列子休息去了。他尿還沒有屙完，邱班長却動怒的說道：「苟超！打盆水來呀！」你看。多麼高的架子！」

他邊答應，又連說幾聲，「是」，雖然有精無力，但是裝作跑步的樣子，舀了滿滿一盆水來。

「我看你就是個人一担當！」邱班長本想大發雷霆，因爲弟兄在旁的關係，慚慚

地，只責備了他一句。

他轉來走進屋，衆人圍住說：「受氣花滾來了」，接着是一連串冷嘲熱諷。有人指豬罵狗，七嘴八舌，陰險陰毒一齊向他射來，他成了四面怒目的焦點！他未嘗不懂得冷語傷人，譏諷刺骨，然而周圍八方皆是荆棘縷縷，楚歌重重。一肚皮悶氣，在腸子裏煙消雲散；什麼雄心勇氣，一掃而空；境况只許你遷就點，受屈點，你就只有遷就點，受屈點達揚不得，若稍有違拗，暴風暴雨便會降臨，居住在這個萬惡的人世間，事事只好委婉求和，奴氣乖聲。他滿頭羞紅的在自己床位上坐下來。

近來苟起顯然很受氣。似乎都當他成受氣包，一有氣就推他出，吃飯也好，睡覺也好，工作休息也好，綢繆之處處使他難堪，被侮辱，被欺負，環繞同命運都一天天墮下來，恁個怎樣，鋼鐵也要你屈服。他非常懺悔，就想起同事戲謔他的話：「老苟！還是當紳縉的好，誰要你幹這行道，他真是瞎了眼又闊氣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浮在他心頭，的確在家園的時候，是最得意的時候，那時在團轉在保上也算得不落伍，在族親中是得寵的一個，在朋輩中也是跳得起勁的一個，那時候得今天會落難呢？萬想不到，連做梦也想不到，「人有旦夕禍福」是真的了，古人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現在是被人欺了。憶往傷今，團團黑暗，四顧茫茫，走投無路，他覺得他自己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他想到天地無情，人心如鏡，環繞極端，一切不可思議的時候，那憤恨的熱淚不由自主的脫眶而滾，把衣襟濕的乾濕透了。且嘆一口氣，像病人要



着「進財」(大名)，邊拿起板凳請甲長坐，幾竹竿把進財趕出去，不讓他先開口，就陪幾個小心，然後低聲下氣說：

「甲長不吸烟，茶又沒有。」那種恭敬，幾乎拱手作揖。

他還寬宏大量，却不斤斤於計較余經安對於他的那種殷勤，他只慌暴暴的認真的說

「今天上午在尖龍寺議公事，總統要調，越早越好。」慌忙說完就慌忙走了，表示他還要到楊灣頭，和其他七處去，也可知道事情的重要。

余海安本想留住他吃早飯，想跟他說今天請入薺梗子，恐怕不能到，他看見他忙忙慌慌的那種樣子，只好送他過一根田坎，才唯唯告別轉身。

皂橋坪的狗嗥嗥幾聲，朱家沒有一個人出來看望，這是朱老么早看到他來的，所以就火閃閃的跑回去，把大門緊緊的門起來，深怕他吃了他們，在門背後答應一聲，就悄悄的吃起早飯來。原來不開門的意思，無他，因為今早晨煮了乾飯款待客人，怕的甲長瞧見了，苛捐雜稅就派得重重的！在不時實在是吃的雜糧雜豆或者喝稀粥。在我們中國，窮人要占絕對的多數。

## 三

仲夏間的天氣，太陽晒人焦刺刺的，有點使人招架不起。時候已過二排烟(十一點

左右)，聯保辦公處來了出入幾個人。保長問甲長。保長很是焦頭爛額，他認爲人到不齊，會就不能開，但是上條命令急，又不能不辦公事呀！耐着心等，催甲長再去喊一道，如再不來，就跟我一個個地來。說時捶胸頓腳。一直太陽偏西，還是寥寥幾個人，祇請來兩位「士老肥」紳士開會，就這稀草草地將就開了。

儀式可算簡單，沒有唱國歌，也沒有讀遺囑，就是幾個人圍攏在一張破折失修的桌面積起一分厚的神龕供香棹邊。保長把各項公事念過一遍後，便開始進行討論，人數雖少，意見却多，甲長問互相推駁。其中要以那位大腹便便的絡腮鬍子的紳士的意見最多，可惜他說得天花亂墜，竟沒有一個人贊成採用；一個意外的襲擊，他覺得白費唇舌了，也就住口不說。但是幾個甲長同另一個紳士仍舊吵個不得么台，這時候苟超貿然建議，居然通過了。這次採納「平均攤派」的方法，所謂「平均攤派」與「貧富均攤」不同：「平均攤派」就是不管窮與富，都攤一樣多。此種攤派法，無疑討得富家歡心，兩位紳士拍手贊成，於是一場爭辯始告平息。第二天散會後，他兩位還招待保甲長吃晌午。四名壯丁却未見宣佈，他們在背後就決定下來，決定是：「秘密行動」意思「佔倒捉」。

一場胡喝亂吞，豆花燒酒。兩年前的醃肉塞他個飯飽肉蓮，酒醉醱酩，把天理良心置之高閣。公平正義棄之度外，有人說「酒醉心明白」，然而他們真的醃酩了，胡胡塗塗，不知東南西北。傍晚時分，才各自東歪西倒回到家。

是晚半夜，荷超突然頭醒來，恍惚戶外吹起瑟瑟風聲，麵篩大一堂月亮，透過天窗映在牀當頭，大地似乎退涼了。一忽兒工夫，皎潔清光剛移在他的面龐，自得明月之耀，睡神遁形逃走，越是睡不着，心裏越煩躁，越煩躁，成形睡不着。他懶得不起來，在床高頭覆來翻去，翻身過去冒一口酸，引他想起他昨天開會的事情，盤桓腦際；在他心算之下，每戶該繳十二元三角，但不方便，索性每戶繳十四元，另加上半升米，五斤柴，三斤米，至於壯丁那是要與鄉隊附商量后才決定的事。想到這裏，他覺得差不多了，才爬起來灑一次尿，然後欣欣然得意的沉睡過去。

## 四

朱家老大出去未見回來，這次老三又中籤了，弄得合家打不起主意，老頭子七頭八竄託人去求情，可是那裏行，求爹爹拜奶奶，見了保長鄉長就叩頭打跪，好話說了千千萬，結果還是一個不行！終於偕是去了。老三去了，留下來的祇有老么與殘年力弱的一對夫婦，前些日子老頭子還很高興，幾年來沒有栽齊過板田秧，獨今年栽齊了，接連幾晚夜雨，看着秧子定根，由黃轉青，綠油油的一坡，漸漸密雜起來，今年仔收完莊稼，三兒娶媳婦是沒有問題的，承得老天爺抽威，我插五十也可以與一興酒。當他看到那野風吹得胖肚肚的秧葉子成一順，好像棉絮鋪成的樣子的時候，而有不勝的憧憬。好景不常，從得到三兒中籤的消息，他的眉頭就沒有一刻展開過，上場會保長，下場會鄉長



，跑了幾場「兩脚慌」，三兒仍留不住，還是被鄉公所的兵估倒捉去了？他氣的胸口痛，三天吃不下飯。

禍不單行，以後的日子，老天爺的眼睛是瞎了的，半月不降雨，田中間拉開裂口來，天上還是不起一朵雲，青油油的秧苗，看倒看倒就烟黃；出出來的穀刁刁，盡都是些白殼殼。茄子南瓜的葉子垂下了，海椒得些乾椿棒，包穀更是結不上包，看了這種種，他不由哽咽咽的長歎幾聲，昏倒在山坡的土墩墩頭。

福貴是余海安的「獨根根」（祇有一個兒子），才滿十七歲半，亦同時中籤的爲了這件事，余海安賣掉五斗高梁的繳纏來求人說過情，後來一樣的無效，他後來挨餓似乎冤枉了，還落得個臭名，說他自作自受。

兒子被拉去，留在家裏的老殘少弱不改舊作風，依然犁田挖土，少的割草餵牛，一樣的幹，不到日出就上山，日落而不息的幹個不停，那種苦幹精神，不能不算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子曰詩云」都沒有念過，「苦讀」的奧妙固然不懂，「勤耕」二字，一屋老小都很懂得。他們的最高目的，就是非幹個打漲莊稼不甘休。但是背時還是背時命，甲長一來，他們那大顆的汗珠就是白流。說是公事，連紅苕洋芋都收，那裏有什麼「出征家屬免派」這些字眼，到他們「壽終林下」也沒有聽到過。嗚呼！要算無知的老百姓的受害，是無以復加罷！然而他們反倒很規矩，決不想在任何人身上出一口氣，或存心要報誰的仇，有人提起打國戰，他們心子却有一個無能爲力的恨。

「誰都知道，苟家就是三弟兄，而且都在壯丁年齡以內，三丁抽一也應該去一個，事到奇怪，他偏是一個也沒有抽中。×他媽，我不信天地間竟有這樣好的運氣，老實說，我們福貴兒是冤枉的，他既沒有到壯丁年齡，又不是三兄四弟，爲啥子單單抽中他！我明白：就是苟超那短氣嶺的龜兒子在搗鬼，他連橋頭都沒有摸到，事先又不打個招呼，就悄悄地在鄉公所撥些兵來，把我們福貴兒生拿法捉的按去了，他們到安逸，拉了人家的獨丁，害得老娘好苦啊！」余福貴的母親余吳氏，與黃村李大娘談起又要提兵的事情，引起她上面這段話。

李大娘聽了這一席話，原也有些抽泣，就是爲了提兵，她親生的那對雙生子，現日時祇留在身邊的一個。

余吳氏看見她沒有說話，又拉下說：「其來太突然了，要是事先曉得的話，我『翻根』（無論如何）都親身去抽籤，免着那些龜兒子替禍一切，恐怕不是抽中我們福貴也不一定，就是太突然，我要拚命也來不及！」話完，拉高眼睛，看倒李大娘的臉。

李大娘悟然，臉上拉一把，然後說：「真是冤枉，祇要親手抽到的，也心甘情願。不過——不過，現在又抽中了，聽說又是啥子內戰呀！聽說啥子共匪呀！在那個地方打起來了，余老婆婆你的法子好想，你祇要把苟家三弟兄密告在鄉公所就得囉！」

「啊！又要提兵去打仗，那末，不是我們廬費盡長回不來嘍？」

「是呀！真討厭！戰火儒長打下去，叫我們哪個團圓哦！」

「唉！……」

你別心焦，就依照我的做好了，你與他兩相抵消，既報了你廬費的仇，又出了自己的氣，還是雙全的事哩！」

「不！我不想報仇，但惟願他中籤，也像我的兒子一樣，發活捉活拿……」

「哦！你這人真老實，這是比殺父之仇還要重呀！」

「哦！聽說鄉長很兇呀，保長都要服他管，而且有背槍把門的，況且，我——我們女人家……」

「怕啥子，正因我們女人家才好去囉！鄉長公事人是講公道話的，別怕別怕，就在明天我倆一道去。」

分路了，倆人把商量好了的事情重說一遍，才各自分手，走了三四十步遠，偕聽到李大娘轉臉過來的聲音：「一定啊！就在明天。」

## 六

鷄公叫過二道，余吳氏醒來了，翻一回身，立刻爬起來包上裹腳，再套上布襪子，衣服是穿起睡的，隨便拍一拍一滾就下床來，穿好鞋，她由余海安着涼了，於是轉來將

鋪蓋掌一掌，然後走向灶房，開起火煮早飯。

她想：這事使余海安知道好，還是不使他知道好呢？不使他知道，事後出了岔子「從過幹」？使他知道他不准我又哪個對待住李大娘那邊，想扯她的回消也不好，真有點左右為難。米鍋漲了，她站在灶頭後搞他幾鍋鏟，又在灶門前重複的想。漸漸地門縫縫頭擠進來白粉粉的照肌色，天快亮了。余海安慢慢棧下床來，飯也蒸好了。她把甄子端起來，端了一盆洗臉水吃飯時候，就撒一個謊說：

「自從我們精貴離開後，我就沒有上場去過，今天想去趕集哩！」

余海安到屋注意這一着，他吃過飯，搓起鋤頭出去了。

她收拾碗盞過後，餵好豬，一股勁向黃村跑，在別人看來很蹣跚，因她曾經擱尖過脚，現刻雖說放大了些，仍不免拐了拐當走不大快，在她自己却是一口氣跑攏的。這時，李大娘已經等她一夥了，傭人見了面，高高興興，一同步開了黃村。

不巧得供一出來走到油房溪，路上就同苟甲長打一照面，她卻不敢見人，然而却怔住了。認爲是面而不備的不祥之兆，祇好快快走轉來。

「聽！」在轉來的路上，忽然哭聲傳來，不約而同停一停步，很奇怪的樣子。

「聽！」李大娘聽真了，搶先說一句，傭人還在驚愕中。

隱隱約約的一些聲音：「……啥子名堂……十七歲……能夠抽中嗎……啥子三了抽一，五，抽二……我老子祇有兩個小姪哪！」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更響亮，簡直看得

見人了。七八個背槍的押起兩個小伙子走在中間，一個婦人追躡在後面，那婦人似乎挨了幾腳頭，偏偏倒倒連路喊連路追！待近，才看清楚是隔壁王二娘，有一個小伙子就是她的大兒子王四牛。王二娘看見她倆來了，就哭訴着：「我的天，就是他們不講理，抓倒我的四牛喲！啊唷呀！」她指着背槍的，放聲大哭起來。她們本想回家的，見此情形，折轉去的心，猶如火上添油，雄雄地燃燒着，連毛根子都在察察的爆炸了，她們覺得這是萬失不得的好機會，於是就跟在後面，絡路哭起走。

很碰巧，鄉長從裏面出來，冷不防被她們扭住不放，王二娘嗚嗚咽咽的說「……我的四牛，還糜滿十……十八歲，啥子估住抓來嘍！」「苟家三打三弟兄，啥子一個也不抓他！」「我要我的兒喲……！」哭聲嘈囂一團，鬧個鄉長摸不住脈，非常尷尬，他祇得向她們求情：

「讓我查一查！就這樣拖住，教我拿什麼法子使嘛？」

她們不肯放鬆手，一窠蜂擁進鄉長辦公室，立地要查。鄉長是個正人君子，當然要講公道話的，他查出來並沒有中王四牛的籤，中的倒是苟超的名字，他方明白其中的「鬼過纏」（鬼鬼祟祟的勾當），一半是惻隱心，一半忿怒，當案一巴掌，將四牛放出來了。同時派出自衛隊的弟兄多人，聽說苟超在場上，遂用四面包圍的方式，發動搜索好像饅子裏頭捉烏龜，一到手，便擒牢。瞬間，被他們拴起拉來套在鄉公所。他還不服氣，還要假裝的大聲嘩：

「冤枉啊！真冤枉！……」

這時站在旁邊的嬸們，木偶般呆望着。鄉長爲其這件事在怒火，王四牛看見報了仇，打一個失笑走開了。

室內一切恢復靜態，祇有牆壁上爬上爬下的蜘蛛似乎在那裏故意嘲弄。

「事到頭，不自由」苟超臉上一陣紅，心頭就是這樣感覺。

## 安息

伶俐，她是一個多麼美麗活潑的女孩子啊！她活像一個希臘底女神，她是一個完全的人？不，她只是一個只有軀體而無靈魂的純潔的女孩子，她沒有人性，更沒有憎和愛的確不是個人——

聖誕節的一天，人們都帶着歡樂情緒，在街上踱來踱去，只有我獨自坐一間小屋子里納悶，萬縷情絲不禁油然而起，我曾擁棄了那美麗暖溫的家底懷抱，而今隻身在這異地陌生的人叢裏，追憶已往的一切，曾在家園時附近的聖誕節，父母兄弟姊妹聚在一團是多麼柔和可愛的空氣啊，吃一頓極豐富的聖誕餐，猜拳喝酒一直鬧到午夜，然而現在呢？雖同樣的一個佳節，可是這光景却迥然不同的兩種情調。

紙煙漸漸地燃燒到了手指，這才使我從神往中恢復了原狀。四壁一望，一切配襯的景物都似乎爲我的愁思而黯然了，壁上的時辰鐘，已十二響。

昨天朋友由信中寄來一張請客券，是今天下午三時準時到S餐廳赴宴。

時間在我興奮的期待中一分一秒的偷偷過去了，雪後的陽光送來大地人們一種無限的喜悅，街頭巷尾之間，沒不是五顏六色的少男少女們，低低的尾語着。自己打量一下，可才是一個丘八樣子，這倒不使我慚愧，反正這就是國家給我的榮譽禮品，我好像是

不久下雨的晚上，我披掛不似的人羣裏。

一陣暈頭暈腦的擠攘下，我被擁入了那高貴觸目的S餐廳裏，餐桌是秩然有序的擺成了一個圓圈形，在賓客的座位上，還留下幾個沒人坐的位置，真容易馬上就找到我的席位了；我不知道他們的請客券上是否寫有雙福兩個字，只覺得他（她）們是一對一對的配得正合格，四顧本席的幾位客人都全是與我的一樣單身匹馬，我們不覺由主人的介紹之後，便寒暄起來！音樂器在奏伴着攸揚婉轉的歌曲，細看起來，暗地裏意識到那個中間的圓圈子正是所謂的「舞池」，霓虹燈似明似暗地閃亮着，他（她）們便順着歌調的節奏下池了。

我們幾位不熟之客，似乎是鄉下老坎初進城一樣，紅眉綠眼盯着他們在灰暗的光影下躲閃地移動着。女侍不斷地送來彩券和一些我莫名其妙的東西，在束手沉寂的當兒，我們買幾個彩券來玩玩。

在第一次開彩時，是我對面的一位客人中了彩，我們大家都爲他祝福高興，可是當他得到了是一隻小孩玩具的小繡時，也似乎有一些尷尬了，可是我們仍是爲他得彩而恭賀着。

第二彩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負得，不期然已將我一陣的沉寂掃盡，心許更有說不出的慰快，開彩時原來是一個洋囡囡，客人們都向我道喜，那熱情銳利的眼光將要迸出火花來似的，周圍都把我盯着，我不禁然笑了，客人們也領意地笑着。自揣度我這世故多虧的年齡，這可愛的洋囡囡却不是我來玩的。我幾番想送給側面的一位來客，終於沒有勇



氣將這醜禮贈給一個不熟的人，我使用布箱一齊寄回重慶家鄉去給我的小妹妹玩。

兩個禮拜之後，收到我六弟寫來的信，說我送給小妹妹的那禮品，真使她愛極了！小妹妹洋囡囡取了一個「伶伶」的名字，一天到晚都不離開她的手裏。

伶伶在武漢住了初生的一段時間，她終於得到人的撫愛，她那一顆善良的心對於人間是沒有歧異和陌生的。

……  
家裏來信母親常說小妹妹愛頑皮，因此就給她在頭上帶一頂紅帽子，祖輩的傳說是喜幸，可是母親就不然了，用意在小妹妹頭上帶着注目的記號，使她往來雜亂的人圈子裏，以便一看便容易找到。於是鬧市，岸埠，學校，只要有戴紅帽子的小妹妹，都可看得到她手裏抱着她最可愛的伶伶。

伶伶在小妹妹的愛憐下過了不多光景，可是她的悲慘的命運，就隨着人們的不幸奔來了。

抗戰的烽火與日俱深，內地轟炸的唯一無二的大目標，就是西南重鎮的國府所在地「重慶」。重慶的人民無時不在準備着生命與財產如何交代中，在敵機累次的轟炸下，小妹妹在世一天，伶伶便安逸無所恐懼地過着夢中的日子。

重慶陷於敵機疲勞轟炸之下，人們便養成了臨機應便的習慣，預行警報拉了照常沒有人動着，緊急警報在驚人刺耳的咆哮着，急了，成街的市民奔命的人踏人壓過去了。

在驚慌失措的人羣裏，要命歸天的市民，虎猛地擁進了防空洞，一陣轟轟翻天動地聲夾雜着人民的吶叫聲，火光映天，一星期的燃燒下，水管，救火機也葬之於火坑了。人爲的烏烟瘴氣裏，還有子彈的爆炸聲，我們的家已埋葬在火堆裏。

碎瓦，斷壁，金銀物價已高，高熔化爲烏有了，母親的憔悴的臉孔上，額頭的綫紋越呈現得深黑，兩行粗大的淚痕却遮蓋不了她內心的多年的創傷，唯一善後的工作便是回去清理自己的地基，在隱約可走的碎瓦所淹沒的街道上，萬物都一灰而盡，只有間或有燒焦的骨骸還擺在那無人過問的露天裏。

小妹妹也跟着一起去看，母親以她年齡小，累次拒絕她，可是她失掉了心愛的伶伶——跑警報忘帶在身邊，她終於在母親的後面追蹤着，迫使她的幼稚的童心失望了，她以爲伶伶是有冤報的，那知她只是一個軀體的玩具呢。

小妹妹在那裏祈禱的挖着怨氣衝天的瓦礫，尋找她的伶伶，找，找，找得到什麼呢？咳！在她心靈裏所尋找到的全是一些憎恨與悵惘啊！——伶伶已安息了。

## 竹林園

竹林園，竹林到是情真情實的，稱「園」似乎嫌誇大一點。那裏面不要說梅樹多青樹沒有，連極普通的月月開和萬年青也都沒有，並且沒有規欄，就是只有幾兜竹子雜些亂茅草，間或長幾根竹葉草；而積差不多五丈方圓，簡直不成其爲園。然而有所謂「物稀爲貴」的話，我那時沒有出遠門見過世面，大戶人家的花園都少見，至於有供人遊玩的公園，不消說我是不知道。就在這種情況下，我與竹林相依爲命了。我最喜歡綠色竹葉花和蛙笛子的蟲，獨是叢生的竹子林裏才有，這裏面既有了我的愛，便是廢墟，蠻荒老靖，在我那時的心眼裏，要好過繁囂不息的公園，變成我私人的公園。在這裏我記起當時和我朝夕相聚在一起的一個人，「竹林園」是我後來用來稱呼她的。總而言之，談景緻是不足道，然而，奇怪的，這竹林後來竟成了我倆人的小天地。

春末夏初季節，正是竹葉花盛開的時候，一天久雨新霽，我信步走在泥巴路上，還有些溜，跨過陽溝走不到五十步，就是一年到頭青青綠綠的竹林，中間凸出一根大柏樹，被風吹得戰戰的打抖，看起來很孤獨。聽到一羣吱吱喳喳的麻雀給驚飛了，我仰着臉噓了一聲，射眼來一個鬚鬚的太陽，使我眼睛都閉不贏，不經意蹣跚了淺草上掛起的露珠，一邁眼睛，便把竹葉化的苗杖踐踏了一窠，幸好花沒有蹣倒！於是我俯下身軀折下來三朵，來不及細看，已經揉攏在鼻子上，一股細微的香氣，就像是葱

子的味道，我深深吸了一口香，然後才細看那如豌豆藤上結的一樣大小淡褐色夾微黑色的橢圓形花瓣，花瓣外面謔着青葉，花瓣又包着五條淡白色箭頭形的鬚——花蕊。我越看越好看，後來忍不住發笑了。我不滿意那朵花瓣怒放得將要凋謝了，立刻扔在地上，重新折來兩朵好看的，才高興得什麼似的一跳一跳的跑回家來，因為歡喜，殊不知一虛腳，倒栽葱似的仰翻又滾在溝溝裏，但是我沒有哭，祇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起來，不知怎的鼻子在流血。

母親同么姐（地主的么女兒，比我大四十天）在灶房補衣裳，聽到撲的一聲響，趕忙跑出後門，看見我陷在陽溝裏，這才着了急，忙來牽我，一面帶罵和怒的呵叱道：

「亂躑！亂躑！週身裹起泥巴安逸哪！」

「五弟走啥子地方去來？」從過「甩倒嚙！」么姐莫明其妙，問我母親。

「我……撻一筋斗！」我本來不想哭的，但經母親這一罵，么姐從旁一冷嘲，覺得受了冤窟，我啜泣起來了。

到底母親是疼愛兒子的，見我大聲號陶，她的慈心腸更軟下半截，她不但沒有過我，倒是給我找來乾淨的衣服。

我換上乾淨衣服，想起我的花，除手裏那朵搓熟的外，其餘通通丟掉了，但是被么姐瞧見，搓熟了的她都要，我不肯，她蹣住嘴說：

「跟我看看，你怕那個要你？」

我那時雖然年幼無知，但很俏皮，有好東西就逗她故意不給她看，或是故意將雙手背起來。她雖然比我僅長四十天，她究竟育長，比我高大得多，往往被估住的，然而這次日學好了，託辭說：「不，這宋不好看，走嗎，我們去討宋好看的。」

大凡女人都是愛花的，何況是小姑娘呢？她她我這樣說，當然要問我在啥子地方，我說就在房子背後竹林頭，於是我們一跳一跳的去摘花了，這時太陽還不會當頂。

從此後我倆天天至少要去竹林一趟，起初是掐竹葉化，十多天後花多半謝了，我們便捉炸蠶，捕蝗蟲，網蜘蛛，餵螞蟻，竹生了嫩筍子，便有金黃色硬殼殼的蛀筍蟲，捉來用篾條敲起嗡嗡的飛，等到玩得精疲力倦時才放下，半年來搞這些玩意兒，竹林給轟成光板板的像大瞎了。姪姪究竟不懂得大人事，我們兩小無猜，每天相伴一起，從沒有過爭吵，從沒有角逐過一次，都沒有邪念，行動更沒有越軌或法外，就祇是做些不值錢的事！不曉得戀愛，覺得相好就是了。然而有一次却是例外，這次大抵是捉蛀筍蟲，其實我們在心裏面都有傾慕，大抵多建築在精神上，再說實在沒有肉體上需要，彷彿記得當我們玩膩又放的弄了大上午，蛀筍蟲被折腳的不下十個，就在第六個上，么姐恍然對我發着誓：「我們將來就是一對夫妻，你用花花轎來抬我罷！」算我的臉皮薄，我是一聲不響地低下頭，簡直沒有一點丈夫氣局面非常窘急，好在飛來一蛀筍蟲，才解了圍。之後幾乎更進一步的親密，差不多走人戶吃酒，看會都是一路，纏之，有她在的地方一定有我在。

這種情形維持到我讀完五年私塾，才漸漸疏遠的，待我進了洋學堂，情形又不同了，那就須得過時過節乃得在家一晤。

大人們看見我倆人這樣相投，便有託媒的意思，然而周家老人很支吾，原因我是他的佃客，鄉下婚姻要講「門當戶對」的。

然而我們一見如舊，感情沒有因之破裂，我相信么姐還是很愛我的，只要學校一放假，竹林園頭就有我倆的足跡，態度表現，到比真正的夫妻還要親密十分呢。

最慘的一幕，我畢業了，看倒就要離鄉別井到都城去進大的學堂，臨行的剎那，只顧淚漣漣不說一句話，但是她沒有攔我，那是受「尊制」的舊禮教限制的，決不是出於心願。

一出來就整整四年不返家，這中間我有過相思，我分明知道我們不能成爲夫婦，但無法使我不「單戀」，更無法使我不想故鄉和那終年青青綠綠的竹林以及多情的么姐。我常想要是那些事情發生在現在，恐怕早成事實了，我又恨那些懷勢利眼光的人，認爲地主與佃客不是門當戶對，好像農家裏就祇有一輩子打單身。慶幸的我早把這些事情健忘了，不然那真是自討苦吃。

意外地，么姐現在不在人間了，是去年暑假打聽得來的消息。據說她死得很慘，並非害什麼惡症，光是不思飲食，愁眉苦臉，悶悶不樂地，大人們問她不說，任何人答覆不來她得病的根由，這樣不到半年，便也形如枯樹，面無血色，終於在我出來後，大

多月的光景，與世長辭了！咳！我的心痛！好像她那種莫明其妙的死，要我負責任似的。雖然不很明確的知道她的死是全爲了我的遠離而致。但是從各方面探悉的消息，病時情形死的光景以及她的處境身世性格平時和我情誼上的柔順的種種看來，深信她決無第二個意中人，也深信我推測沒有錯，么姐呵！果真你的死是爲了我，那末，你死的既冤枉，活着的我更覺愧死無地？但是你得原宥我，了解我，你更得認清事情的主使者不是我。咀咒的是舊禮教的惡毒，憎恨的是人們的勢利眼光，最討厭的是你父母的嫌貧愛富，其次我要怪你懦弱，你是太懦弱了啊！

這樣說對死去的么姐似乎不禮貌，但何嘗是不禮貌，我可以開誠佈公的替她喊冤，捫心自問還是替她死得無辜抱屈。我着實心慚！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第二個這樣對我體貼入微懇懇備至的么姐了！爲了紀念她，我將那林竹子所佔的地方，名叫「竹林園」，表示淒然的意思。

封田 設計 陽

定價國幣 \_\_\_\_\_ 元